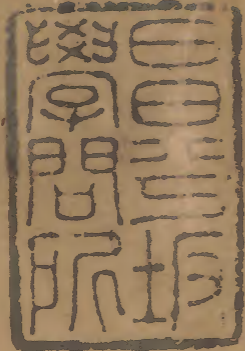


大中記

五十七卷之八



鳥書

			三〇一	漢書門
三〇九	九三	三〇一	三〇一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三〇九	三〇一		漢書
二一	三〇一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15
冊數	30 (29)	
函號	366	81



天中記卷之

五十七 算文庫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龜

甲蟲之長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神靈之精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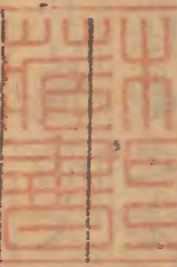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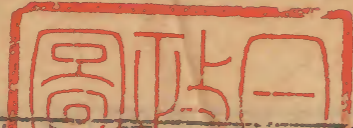
靈龜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

法地解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

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神龜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立山



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十禮統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

曰靈龜述異記

五色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

出五色鮮明三百歲游於渠葉之上三千歲嘗游於卷

耳之上知存亡明於吉凶宋符瑞志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

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華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

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螫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

月蟄而大肥抱朴子

陰蟲之老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

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禮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菴善葉毛可以得

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著之為言者

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論衡龜之言

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洪範五行

嘉林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

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

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連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

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史記

引氣上有禱著下有神龜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常有龜

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南方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

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上

名龜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
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
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云者此某之龜也取此龜不
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上

十朋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

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爾雅易損五爻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鄭注引之

六龜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

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

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饗龜祭祀先卜禮周

含神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獻生龜於大卜其含

神知為効之大南越志

神屋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佇

神龜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

緣大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上

龜經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

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依時用之

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

坐南向龜經

萬物先伏聞能存而能亡者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

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管子

先知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禮器郊特牲合璧作禮運誤

號為先知君子抱朴子

王靈夫子灼龜祝曰假之王靈夫子夫子王靈荆灼而

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莫如汝

信史記

時君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時君

者龜也抱朴子

玄衣督郵龜一名玄衣督郵古今注

龜焦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

帝以問天老乃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

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

不遠聖智故焦宋符瑞志高祖將遷都謂元丕云昔軒轅北

卜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

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夫然於龜矣魏書

受書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于

洛赤文篆字水經

負圖堯時與群臣賢智到翠媯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

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龍魚河圖

龜曆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

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龜曆伏滔述帝功

德銘曰朱書龜曆之文述異記

授文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治

水文也洛陽記禹卑宮室靈龜見宋志

白若昔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

是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初學記見墨子今本作龜

玄龜玄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出龜書宋志

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洛沉璧于洛玄龜青

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

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

衰之符上

無貲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仲對曰北郭有掘闕而

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令過之平盤之中而藏諸

立寶曰無貲後果得丁氏粟而伐孤竹管子

大蔡孔子問漆雕憑平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

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

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

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

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

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家語

臧武仲自知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

桃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曰聞命矣再拜受龜壤二明月之珠出于蠶岷周之簡

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龜出于溝壑淮說元龜為蔡非四

民所得居

食貨志

鄭玄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師古曰本

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孔穎達正義曰鄭注非也臣瓚

曰蔡是大龜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

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鄭春蔡山出大

龜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山之龜也

寰宇記

僂句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為信與僭

僭吉後會出奔見執平子怒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昭二十五

昭兆魯侵鄭不假道於衛靈公怒使追之公叔文子曰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肇鑑苟可

納之擇用一焉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

定五

青純盜竊寶玉大弓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定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

不寶龜不藏主

侯以龜為寶是也

清江使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

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十二鑽

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避余且之
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
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外物

曳尾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
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上秋水

豕化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
謂之豕仙其群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
之豕既死乃見亭於燕相曰今伏君之靈而化吾生也

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糠粃之珍而欣
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
之符子

大明龜筮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
而恃之愚莫大焉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
勝身臣入宦於吳及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
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攻
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
功而國道絕韓餘邪

龜寶四品元龜炬舟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

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
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是為龜寶四品食貨志

引頸人有出行墮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
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
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
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
百餘日中復其本質博物志張廣定籠懸幼女于古塚中
事同見異聞記

香氣却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有一大龜數數
迴轉所向無常張口香氣或俛或仰儉素聞龜能導引

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魏

王弃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抱朴子魏文帝嘗試却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

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論

元緒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

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

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

緒奚事爾耶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

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今求如

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良而

止既至建業權命黃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

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使伐桑取煮之

立爛故今烹龜猶多用桑新野人呼龜曰元緒異

石龜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

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述異記

石下龜晉長沙王又坐同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

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天五下

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為復國之祥朱論

者曰仲尼獲麟而卒是亦有不終之象也後果如識言

蒙字記

龜顧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

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

禱印龜首迴屈三禱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

此愉悟乃取而佩焉會稽後賢傳

報德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戎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

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

着瓮中養之曰白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

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販毛寶棄豫州既赴江

莫不沉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

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湏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

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即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

而去中江猶迴首數顧焉神記其錄

按本傳邾城之役寶亦溺死庾亮痛哭發疾遂薨其

軍人放龜事亦附傳末白氏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為
寶事而後之合璧記纂對類等書俱承誤不改爾雅
翼復以毛寶過江白龜載之而度為異何耶

右轉鄱陽縣民黃楮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
飢餓忽見一大龜楮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
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轉楮即從行去十餘里便
至溪水見賈客行船楮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
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
亦復不見龜還家病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客龜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背
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

骨於太廟以問吉凶名為客龜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言

曰我將出龜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虜于夢中自解

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玄

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車穎書水經載記

又卦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文

卦太守劉勰以獻宋志先天三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眸

腹下有玄文象卦文唐書

翠毫徐湛之翠龜表曰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翠毫

騰躍飛集中候

綠衣女子劉交居若耶溪忽聞有人採蓮喧笑聲交以

溪左右無人居甚訝之乃斷柳枝蔽身視之忽見十餘

女子從一華林而出皆衣青綠年十六七入叢蓮相對而誦交乃棹舟以逼之諸女皆化為龜入水五色齊王

與夜泊江州叢葦中見綠青碧衣女子十餘人相語事

同見九記

孝感臨江郡民留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

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

上龜背行十餘里及一高岸龜遂去之上

一角梁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龜龜武帝遂作一鼎投

得龜處錄昇

遺龜梁時烏程有蘇氏女子雪溪西南岸遇一道士曰

汝後大貴因遺一五彩龜云三年當有徵蘇氏後適張

氏生陳高祖宣后高祖即位拜后母為安吉縣君遂名

其浦為貴溪寰宇記

掘地得龜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得

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龜乃入

章比

為妖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官司以聞帝

曰明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

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宮人抽刀斫之若

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

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隋志

踏龜道州管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
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

錄異記

于

化石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于荷葉
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故登極之後降制

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錄異記

金龜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

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筒之中辟巨蛇之毒後
小黃門有竄南徼者上以賜之至象郡屬邑于旅館出
之階下果祛報冤蛇之毒于一方云

毛生王勣遊嵩山少室遇日暮止一石室中月夜有人

面滿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與勣談議勣疑怪取鏡

照之其人失聲俯伏化而為龜身帶綠毛焉

吳開集

龜殼李德裕曰楊雄蜀王本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

之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軍

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庫中見龜殼長六尺元和

初節度使高宗文知之命工人截為罾帶胯具自張儀

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

戎幕閑談

續博物志孔帖引德裕鎮西川龜殼猶在後為高宗文截作

腰帶胯

按本傳崇文元和初討劉闢拜東川節度德裕太和
四年時徙西川相去已二十餘年矣云後誤

聖龜貞元末福州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錢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為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軋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雜俎

洞玄先生張鋌見巴西侯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玄先生在門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揖之與坐曰席上人將有圖君巴西怒曰歡宴方洽何遽有恠命殺之天將曉鋌悻悟見身卧石龕中一龜形甚巨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宣室志

龜寶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琉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大

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友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舶胡人曰此乃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福薄之人不勝也苟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嘆不已金華子

性妬道士陳釗云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趨鬪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煬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為吉弔也其吉弔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累木枝如蒲桃馬色



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此

尾繞身晉成帝時尚書徐恬因夜并發光遂奏請捨宅

為寺賜名靈光錢文穆王時立山門掘地得一小龜介

甲分明尾繞身一匝遂改靈龜寺嘉興志

兩首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

於黃河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罔象見之而

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有二帝命弃龜金明池宋志及居中傳

兩目如日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丹行海中忽

見黑山湧起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并師

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弼口占祝詞率官寮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没寓簡

食龜客有投縉雲山寺中宿者僧為具饌羞鱉甚美但

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其徒即

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息

特異江隣幾

背上生樹惠州海豐海中有巨龜其大不知幾千里今

渡海往往見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洲島昔有

商者或依以採薪及作食龜既熟便入海於是死者輒

數十人然後知其龜也寰宇記金

五行之粹夫龜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稟受乎

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鐵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

經龜

骨白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蘇氏演義

龜直中文名曰千里其通首橫文之第一級左右有斜

理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文也今取常龜驗莫有也子

含涯龜海陽以南濱大海得名有官鄣湖出名龜以卜

勝於含涯龜也元和郡縣志

阜衣宗淵字叔林晉太元中為潯陽太守得十頭龜付

厨曰每日以二頭作醮其夜夢十丈夫阜衣袴褶扣頭

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續搜神記

龜六有龜被野千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千怒而捨去佛

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雜阿含經昔有

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心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

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

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法句經

鼈

巨鼈鼈巨龜也以背負山周迴千里玄中記韻會云大鼈

也雅翼云列子灼其首以卜則鼈之為龜無疑者

巨鼈戴山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根無所連

着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繫峙焉仙聖毒之訢于上帝

上帝恐流于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

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鉤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列湯北極之神名曰禺彊靈龜為之使大荒

鼈抃鼈戴山抃何以安之天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於滄海之中列仙登蓬萊而容與兮鼈雖抃而不傾張衡賦

鼈三頓在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悉然後有海客言其夜海中見大金鼈浮出日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徐復沒驗其日正同方知

鼈光經頭負巨鼈經頭負首冠靈山蜀都賦

雌鼈音負鼈也一曰雌鼈為鼈韻會魏都賦巨靈鼈負薛注作為貌則韻會誤或引爾雅為九種龍更誤

江鼈江水多鼈似蜥蜴長二丈有麟彩皮堅可以冒鼓山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目閉形如龍大長者自噬其尾極難死聲甚可畏人於穴中掘之百人掘亦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本草於物難死沸湯沃口入腹良久乃利爾老者多能變化為邪魅上

鼈鼓李斯書樹靈鼈之鼓史記鼈宵鳴如桴鼓今江淮謂鼈鳴為鼈鼓其數應更吳越謂之鱣更趙辟公雜說云

鼉聞鼓聲則鳴雅狔捋風則踴鼉欲雨則鳴上

土龍鼉之一犬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

其聲如鼓續博物志

嫁娶之用鼉魚有四足尾如屢延而大南方嫁娶必得

食之魏武赤壁還所掘得之是也唐志

鼉鳴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謠曰鼉鳴自平南郡城

中可求生求死不去來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

安被收融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吳志

食鼉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為鼉所噴便為惡瘡此物

靈強不可食也本草

為妖燉煌李鵠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沃洞庭

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

鵠與之無異鵠之本身為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

鼉妖就任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

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鵠

以狀對靜能書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

案晨術為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

奏并以身檄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身行者相誠

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獨異志

中宗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出入宮掖帝

遇毒帝后臨朝謀危杜稷臨淄王舉兵誅其黨靜能

等悉見誅舊唐書

有人撰集怪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卜在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小誤差尚可若著於字其誤甚矣因話錄

介物上元二年有鼉集揚州城門節度使鄧景山以明族弟珽對曰鼉介物兵象也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鼉城貞元中有湘媪常以丹篆救人疾一日告鄉人曰欲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里人張琪為具舟楫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感一巨舟泊一君山島上而碎所載近一百餘人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于河上數十人攔之搗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

圍繞島上其城漸窄束其人為簇其間不廣三數丈岳陽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曉也媪遂登島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千餘丈蜿蜒而斃媪乃劉綱妻樊夫人也女仙傳傳奇兆水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床下大鷄都人競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鼉也杖殺之已而大水數年有金人之禍倚寮

鼉

可伯使者鼉一名河伯使者古今注

腸連於頭屠鼉解其肥肉唯腸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博物志

腹赤鼃其狀如鱉腹下赤者為鼃白者為鱉俗云鼃之
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鬻解隨其巨細不
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鱉與鼃雖至大者如蚊蚋啗之一
旦乃死錄異

為梁禹洛巨海鼃鼃為梁拾遺穆王三十七年起師至

九江以鼃鼃為梁也書

染指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
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公子公與子家謀夏弑靈公四

循驂齊景公渡江沅之河鼃街左驂沒之衆皆惕懼古

治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

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鷄躍鵠踴而出仰

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搜神

水經云江沅景公不至河伯本非江神晏子云從鼃

濟河事或在茲

應鼃樊噲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

會乃鼃鳴而鱉應也應鼃鳴岐野鱉應于泉焦氏白鼃

命鼃蜀郡

化鼃漢靈帝時江婁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
變而為鼃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

見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系世不敢食龜搜神記孫皓時

宣駕母事同廣古今

河生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石季龍佛圖澄

見而歎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

言澄

板龜帝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龜長數

尺繫之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放

于米中徒步而歸後數日帝詣胡蘆生問命生與共往

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濬之向帝盡禮款待懷中出文字

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恩即其

龜也唐史原化記

吉凶影響錄

千鈞海龜大一畝重千鈞廣雅

龜脂龜脂得火可以然鐵燒龜致龜淮萬

人語千歲龜龜能與人語披神

龜

能龜三足能龜三足賁爾雅從山多三足龜大誓山多三

足龜山經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龜又

有六眼龜雅

河伯從事鼈一名河伯從事古今

神鼈無耳為守神西陽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寂精于

明也雅

腹字鼈目白腹下有三易註字者卜十一作字者不可食

天十已

卷五

二

酉陽九助者勝注易沅江鼈申九助者稀核

莫生青泥殺鼈得見復生體鼈劉令如碁擣赤莫汁和

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鬱鬱成鼈持物

怒小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嗜父為客羞鼈焉

小嗜文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

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戶饗養上賓

子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魯語

飲渴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鱉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

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鱉韓非

白鱉後漢溪夷田疆遣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

于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遣劉尚征之尚

未至倉獲白鼈為臚乃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劉尚

車來倉舉火魚等以為不實倉遂戰死焉陽

為魅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門椎鼓郡中患之及費

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為老

鼈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魅

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列

傳

暴田石季龍時利州谷綿縣山北溪中有鼈數千頭登

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鼈無頭也北戶

馬溺消鼈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

剖腹視之得有白鼈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鼈口中終

天中記

卷二十一

三

不死後有人乘白馬者馬溺濺鼈縮頭藏血乃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志怪方革云食鼈不可食竟因并啖之自此苦腹痛作時幾不知人疑鼈竟所致乃以二物令小蒼頭食之蒼頭遂得疾與革類而委頓尤劇未幾遽死昇屍置馬廐未殮也忽小鼈無數自九竅涌出散走廐下惟遇馬溺者輒化為水草聞自臨視培聚衆鼈以馬溺灌之皆即為水於是革飲馬溺遂差或云白馬溺尤良錄

嗜鱉張澤為房知溫從事性素嗜鱉忽暴卒經宿而活云為太山府君所追責其食鱉過差為群鬼投于沸鼎中支解烹飪亦如治鱉之狀既熟為諸鬼分噉其慘毒

苦痛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怒之且問

曰汝受諸苦敢再犯乎荅口不敢始令遣歸五代史補

烏帽乞命偽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

十人伏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

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微戒錄昔崔椀姑家來晨會

客夜慶十九人衣青綠羅衣乞命事同玉堂閑話

三曳三顧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鼈

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懸之潛放

河涯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

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臆悉塗淤泥其鼈

在上問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光宋傳慶嘗得數

鰲付厨厨婢放大鰲報曰

異

雙裙南唐僧謙光有才辨百無拘檢性尤嗜鰲國主常

以從容語及什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

隻腿鰲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

五代史補

長鬚鰲為臞數食可長鬚

西

調鰲闕子曰義渠之人烹龜鰲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

民雖饑餓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

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食之為之解怒故龜鰲至

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輕體萬乘為之解怒何也

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鰲唐進士李詹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鰲輒緘其足曝

于烈日鰲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鰲方醉已熟矣

王泉子

玳瑁

辟毒玳瑁大如扇似龜甲有文解毒兼辟邪唐嗣薛王

鎮南海海夷廬亭獻生玳瑁一枚王令揭取背甲小者

二片帶于左臂腕以辟毒玳瑁亦甚苦楚復養于使宅

後也伺其揭處漸生復遣廬亭送于海畔並無傷矣或

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蠱毒即自搖動死者則不能神

本草

鰲

鰲形如惠文冠十二足似蟹足

山經

亦似便面

廣志

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雌常負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

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桑

豆南人取以為醬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小雌大置之

水中雄者浮雌者沉嶺表錄異其相負雖風濤終不辭失雌

則不能獨活志廣故號蟹媚雅其珠南人或帶或磨飲之

云利市北戶錄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

意雜姐背上有骨如扇酉陽云如石珊瑚乘風而行名蟹帆其衆

如簿筏名蟹簿番寓雜記昔有漁者廢其廬與婦不和一日

獲此既而悔曰是物也人人或不加可乎歸召婦與居

禮之終身類對乘蟹鼉鼉同尺共羅吳都賦

天文十二星宮有巨蟹馬釋典

無腸公子山中無腸公子者蟹也抱朴子

雌雄蟹蛭也雄曰鯨鯢雌曰博帶廣雅

蟹脊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

若荆州之鱧魚揚州之蟹脊禮記蟹醢也說文蟹醬也音什

盈車王會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周書

千里之蟹姑射國大蟹在海中註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也經山蟹加山上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馬舉一蟹能加于

山上身故在水中玄中記

蟹斷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稱

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沸

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

道焉耳

陸蟹

輟耕錄云縉蕭二字尤奇

縉蕭字見莊子漁父篇已具龍部魏書云胡叟救蜀

僧法成之死法成感之多遺珍物叟曰縉蕭何人能

弃明珠吾為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夫讀史者多

止檢南北吏陶遺魏書固也而莊亦不及豈悔讀南

華第二篇耶

心躁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

也

荀勗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注

郭索太玄蟹之郭索後蚶黃泉范明叔云言蟹之與蚶

者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如無足之蚶

以其用心之一也

銳前

百足漢武帝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

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

膠也同復

潰蟹朱登為東海相遺啟蟹蟹報書曰邊伯王受孔氏

之賜必及鄉黨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集

化鼠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蚩蚊及蟹皆化為鼠其眾覆

野大食稻為笑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

數日之後則背為壯

搜神記

誅解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以宿仇收系兄弟將

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猶惡之况此

天中已

卷五十二

二五

人兄弟輕我耶遂併戮其妻子解系傳

鱗醬石崇冬月得鱗醬齊王愷貨崇帳下求取去釋名

左持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說

螯螯蔡謨初渡江見螯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說此事尚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上

埤雅云蔡謨食之瀕死嘆曰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

所誤豈因隱居本草之誤耶

長卿彭蠡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

長卿呼之搜神記證俗音有毛者曰彭蠡無毛者為彭蠡

堪食俗呼彭越訛耳北戶錄

誤用擁劍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偏大爾俗謂

之越王鈴下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類

家訓其螯赤一名執火古今注又名築步本草

蜜蟹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劍四羗吳

都賦所謂烏擁劍是也大業拾遺

糖蟹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旋潔拭

殼面以鏤金龍鳳花貼上清異錄

塘蟹平原郡貢塘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

懸老犬肉蟹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氈密

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酉陽

螯如兩山近世有波斯乘舶泛海往天竺漂入大海至一島中得諸寶甚多隨風掛帆而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柰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蟬螯也其蟬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蟬許盤鬪良久蟬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廣異記

如洲昔有人行海得洲林志老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異物纒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蟹賦僕射嚴續位高寡舉野錄所鄙江文蔚作蟹賦以

譏之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途而相煦

胷中戈甲常聚眾以橫行續深報之湘山野錄

一代不如一代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蝓蚌

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蝓蚌至螿蚶凡十餘以進穀曰真

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聖宋拾遺艾子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甲冑乞貸餘杭尉范達夜夢甲冑而拜于庭北七人云

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

也既覺人有以蝓蚌七枚為獻因遣縱之于江春渚紀聞

石下得蟹鄒浩為蔡京所忌謫居昭州使役者濬感應

泉一二尺許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予至

五嶺不睹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

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

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道集

白蟹故老相傳建陽縣南興上里山谷中水極清冽嘗

產白蟹有直行之異遇歲旱鄉人入谷以盆貯之迎而

歸即雨建寧志

十二種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蠚圖凡十二種一曰蠚蟬

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

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蠅十曰蜂江十一曰蘆虎十

二曰蠚蟻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蠚種類

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

者傳嘉祐十

者二種論

紅蟹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為酒杯也虎蟹殼上

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

亦不易採得也嶺表錄異

蠚蟻蠚蟻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彊八月能與虎鬪虎不

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西陽

輸芒蠚八月腹內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

海神未輸芒不可食上開腹中猶有海水草本

腹毛蠚腹下有毛殺人西陽

敗漆磁石引鉄蟹之敗漆雖在明知弗知然也淮南若蟹

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者也抱朴蟹漆相合成水

蟹性敗漆燒之致鼠草本以蟹投於漆中化為水服

志

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方仙

捕鼠夫釋大道而任小教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蟾蜍捕

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注以艾灼蟹匡上納置

穴中廼熟走窮穴適能擒一鼠也准

蟹奴廣志云蝻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

中生死不相離北戶錄

海鏡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两片合以成形殼圓中其

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

其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饑則蟹出於食蟹飽歸

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

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遂巡亦斃嶺表錄異

刺南海有水虫名刺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莢

刺開甲食則蟹亦出今以刺合甲蟹亦還入為刺取以歸

必終死不相離博物志

環蛤環蛤腹蟹水母曰蝦江賦環蛤長寸餘大者長二三

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蛤取食南越志伐

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免絲萎川蟹不歸而蛤敗桑木見

斷而蠹珍朴

燕蟹夫亦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

耳其殼如虎蟹螯堆作壘子至於鸚鵡螺杯不同

千語也北戶錄

蝟

鯨鯢大鰓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鰓魚為鯨爾雅

珠蝦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背之民來獻珠蝦金樓子

丹蝦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

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嘗折丹蝦

鬚為杖後弃杖而飛鬚化為丹石在海傍洞冥記

蝦鬚吳南陽滕脩為廣州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

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

脩乃服之交廣記

蝦頭杯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康州

刺史常以杯獻簡文以盛酒未及飲酒躍於外時廬江

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今筮之曰即三旬當後庭有

告變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南越志

長鬚國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長鬚國地國

扶桑洲其署官品有匠長戢波臣役島羅等號拜士人

為司風長兼駙馬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

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遺物無未必不如慙有王大笑

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領手後至海龍王所

見鉄鑊滿中是鰓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踴躍似

求救狀引者曰此鰓王也鰓王命放之陽

海蝦劉悔者登海船忽見空板蝦二巨蝦殼頭尾鉗足

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一利如鋒刃嘴尖上有

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長一有鉗鉗如人大指長

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蓋微紅赤而錯硬手不可觸腦殼
烘透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盃也嶺表

天蝦廣中邕容道常有鰕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
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為海風攝至者嶺表

紅蝦紅蝦出潮州番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
為盃或釵以白金轉相餽遺此戶

水母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鮑嶺表東海有物
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上方圓名曰鮑魚無頭目處無腹

臟所處則眾蝦附之隨其東西南北越人煮食之博物志
蜡一名樗蒲魚生東海如血蟬大者如床小者如斗五

腹胃眼目以蝦為目蝦動蛇沈故曰水母目蝦如驅

之與鴛鴦相假矣本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

錄異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越絕書

蝦姑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之蘆
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白蝦青蝦各以其色泥蝦相傳

稻花變成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蝦又海中有蝦姑狀如
蜈蚣云管蝦雅

授醢蠶人祭祀共蠶羸蚘以授醢人鄭司農云蠶蛤也
杜子春云蠶蚌也禮

法螺公輸般見蠶出頭潛以足畫之蠶引閉其戶終不
可開因倣之設于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風俗通

今門戶猶以羸為輔首古之遺制雅翼

女化桂陽貞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

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始興記

紫螺武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有老翁出獻

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東方朔曰紫螺殼

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

孕產之必易令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脂塗

面便白澤尚明錄

飯化衛瓘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

而行瓘終見誅世說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

螺其年楷卒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廣五行記

粟化唐光啓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絕多可一斗

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小螺子人皆

驚恠有收盛分云者至今有收得此螺子傳載

放報廣陵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翌早見人

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于潭上獲一

小盆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為盥晨起索盥忽見

禹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云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

信試貯菽麥白銀等一夕皆充仞僧始寶之于是以所

積金盛脩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云此水宮

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于潭遂化為金鴈飛

去人目其處曰金鴈地志

螺亭南康有女採螺為業夜宿亭上聞風雨聲見衆螺
張口而至亂噉其肉明日惟有骨在焉故號其亭曰螺
亭述異南康記事稍同

素女晉安書生謝端海岸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
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衣素女天帝矜君純正令
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之女歎息升雲而去上搜神記
稍同互見天漢部

螺婦義興吳堪為縣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
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害堪曰今要
蝦蟇毛鬼臂二物不獲致罪堪語螺婦即致之令乃謬
語曰更要禍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

犬而食火糞以為火令與火試之忽遣糞燒縣宇令及

一家皆焚死焉原化記

鸚鵡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觜故以此名殼王

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肉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杯奇

而可翫嶺表錄異螺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

乃浮出為入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

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異物志螺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

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

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異苑

紅螺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割

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嶺表錄異

文螺海文蠡數種其大者受一斗南人以為酒杯廣志

雲螺南人目螺之有文者曰雲螺用以酌酒詩註

蒼鷹蒼鷹螺江東人以為枕異物志

海螺海螺鳴主大風螺吐光主陰雨螺蛤閉賊軍生乳

珠

蛤

海蛤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蠟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

鷺所化也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說文

黃雀化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五百

年化為蜃蛤述異記

海蛤東越海蛤周書王會

靈蛤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漢武內傳

萬年蛤真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采皆若月照人無

妍醜智美艷帝以蛤賜飛燕以珠賜婕妤曰吾晝視後

不若夜視之美且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即以不夜珠為

后壽終不道帝語趙后外傳

文蛤晉書后妃傳論云惠皇識闇鳴蛙知昏文蛤沈光

云文蛤即吳人所食文蛤

得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雙

三國典畧

取水唐麟德中封禪用取明水李敬真曾八九月取蛤

蚌一尺三寸者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四五升唐新語

成龍開寶六年漢陽軍獻蛤有文隱起成龍長五寸許
金色鱗甲皎然

大如蓆禮部侍郎李常云少監孫莘老在居在高郵湖
邊嘗一夕陰晦在客報湖中珠見與教同人至水際見

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
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

航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文昂雜錄

珂珮新安蠻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琴瑟帖於髻
側又繞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為珂珮雲南記

如雪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更薄在
沙中岸邊潮水往來碯薄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採取

自死者博物志

食沙鳧鴈嘗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惟食蛤不
消隨糞而出用以為藥倍勝常者古今注

雷鳴不閉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南越志

蒲盧十月雉入淮為蜃蜃者蒲盧也大戴禮

明月申屠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蛙出於
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蛭少家大蒙出於污澤天下諸

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墨子

鮪醬說文云鮪蚌也漢律會稽獻鮪醬二升漢書註鄞
有鮪埼亭師右曰鮪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

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亭

蚌醬李后主下屬州責蚌醬供宗廟恐滋味暫作舟暫切

而瑛味薄也其下惶懼不敢寧廣川書跋

現羅漢像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

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

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

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

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袞皆有詩贊之藝苑

龍蟠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一中一龍

騰起兩鬣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

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老學善筆記

片帆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片帆夜深側立一殼

乘風往來煙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一日端取

之終不可得近久不見岳陽風上記

盈車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為貴國人

不採拾遺

含蠶蚌含漿蚌即蠶也爾雅

玉珧蠶小者名珧一名玉珧可飾佩刀鞘詩傳云天子

玉琫而珧玳是也山海經蟬皋山皋水出焉東注激汝

冰其中多蠶玳爾雅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厥甲美如瑤玉

肉柱膚十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

華迷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

錄侯鯖

水產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六畜產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膾焦也博物志無臟鳥無胃肺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裴頡崇有論

蚌

魁陸蚌魁陸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蚌也字書云蚌蛤也出會稽可食爾雅矢鬻炙瓦屋子蓋蛤蚌之類也南中舊呼而為蚌子頃因蘆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

龍故名焉殼中有紫色肉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爲酒俗呼為天鬻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錄異表

進海蚌元和中領南節度使崔諫卒宰臣奏擬皆不可上謂裴度曰嘗有諫進海蚌淡菜者詞甚中正卿可求此人與之度出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之唐書

奏貢蚌元禎為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蚌後郵子萬人

不勝其疲禎奏罷之

專車紫蚘如渠洪蚌專車賦蚌則徑四尺背似瓦壘有

文臨海水王覽八蚌下誤

蛤蜊

以殼為翅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百
善薩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
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
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齒謂之菩薩上遂置
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至會
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社陽編隋煬帝嗜蛤蜊事稍同西
油煎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慶曆中群學士會于玉堂
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雍人烹之久而不至使人往
視則云焦矣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筆談

牡蠣

鵬化牡蠣一名蠣蛤一名牡蛤陶隱一云是百歲鵬所
化此物附石而生魂蠣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讀如阿房
之房一名蠓山晉安人呼為蠓莆初生海邊才如拳石
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嶄巖如山海一房內有蠓肉一
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大房如馬蹄小者如人指面每
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海人取之
皆鑿房以烈火逼開之挑取其肉而其殼左顧者雄右
顧者則牝蠣耳本草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
是鹹水結成也酉陽

合澗南山謂蠣為蠓甲為牡蠣合澗州圓蠣土人重之
語曰得合澗一蠓雖不足豪亦可以高南越志

口實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未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岍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胤末年遂絕血味南史

蠣蠣樂城縣新溪口有蠣蠣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

味偏好永嘉郡記

古賁古賁灰牡蠣殼異物志

車螯

吐氣車螯是大蛤一名蝦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鳥魚常有此氣本

多蓋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劉湛為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燠酒炙車螯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沈約宋書

北海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

北海謝靈運答弟

石蛙

揚葩石蛙應節而揚葩江石蛙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

花花似草華南越志

龜角

石鮭龜角生石上有甲其子如粟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所謂石鮭揚葩其狀甚異海錄

淡菜

海夫人東海夫人生南海似珠母一頭尖中銜少毛海人亦名淡菜又名殼菜雖形狀不典而其益人本草

烏頭烏頭似蚌臨海水土物志

蠃蛤下來蠃雖似烏頭各自有種上

越王越王形似蠃殼赤尾如人爪形上

土肉土肉純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重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大如釵脯堪炙食臨海水土物志

蝦蟇

蟾蜍蝦蟇一名蟾蜍一名醜一名去甫一名苦蠶其肪

塗玉則刻之如蠟故云能合玉石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望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截古玉器有奇特非雕琢人功者多是昆吾刀及蝦蟇肪所刻也本草取眉間有白汁謂之蟾酥衍淮南謂之去蚊

無腸蝦蟇無腸龍蛇屬也衡山傳

月精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感翔春秋運蟾蜍去月

天下大亂河月為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蟇騰蛇之神而

殆於即且史記月照天下蝕於詹諸淮說蟾蜍食明月虹

蜺薄朝日傳玄

戚施韓詩外傳曰嫵媿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

辟兵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文蘭以芳未嘗見霜

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說肉乏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

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盡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

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子弩矢皆反還自向也抱朴仙藥辟兵

法或以月食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

持之刀劍

陰蟲陸機漏刻賦云伏吟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孫

綽錦靈虬吐注陰蟲承瀉陸儻銘靈虬承注陰蟲吐喻

翰曰陰蟲蝦蟆也

醫瘡張暢弟收嘗為獒犬所傷醫者云宜食蝦蟇臄可

療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劊亦即愈宋書

背有朱書唐高宗常患頭風令宮人脩藥餌初穿地置

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

于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為不祥命殺

之其夕宮人恭卒後武后竟革命蕭湘錄

如鼎神龍中渭不有蝦蟆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五行志

天中記

蛇聞先天二年六月京師朝堂磚下有大蛇出長丈餘
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蛇入于大樹
蝦蟆入于草蛇蝦蟆皆陰類朝堂出非其所也

天使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坐於堂之前軒
忽聞堂中動盪喧逐執燭入視見一蝦蟆大如三斗金
即命人大銅盆覆之客曰夫蝦蟆月中之物亦天使也

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平黎明啓視之
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養蠩裴度太和中再在中書荐引李宗閔宗閔既得志
長諧度度謂人曰養蝦蟆得水病其附下罔上如此

晉

鑿湖得墓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夜臺一

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昇來七九之
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

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識

金蝦蟆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秦者家富於財嘗假貨

錢一萬弘秦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

頭貸之足奉償秦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

放蝦蟇於江中經月餘秦因夜歸馬譙不進前有物光

明視之乃金蝦蟇也

肉芝蜀有村夫鬻白蝦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肉芝也

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白合於地至曉石白透

明如燭籠醫工駭愕齋沐負鐙挈蟾辭家入青城山不知存亡茅亭客話

抱羊羹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烹

中置水次下小羊煎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

捧羊而熟如此呼為抱羊羹又云疥皮者最佳擲于

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皮既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叟

聞茲味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

聞之者莫不大笑南楚新聞

炙蟾眉州人水濱釣蝦蟆置籃中皆兩兩相負牢不可

拆極力分之旋即相負如初市之以為珍味成都人最

重之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括蒼亦以為珍品名曰

風蛤游宦紀聞

田父蝦蟆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

去田父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

洽聞記

石撞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間山旁

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石撞

聞通志有一種生山谷中黑色肉紅名石鱗魚並可食

土檳榔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尤軟相

傳云蟾蜍矢也能已毒瘡雜俎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自然論

壽蟾蜍壽三千歲抱朴子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

能食山精玄中記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祥瑞道書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四十一

活師 龜山湖水出焉東流于食水其中多活師山經科斗
活東注蝦蟇子也雅生水中有尾和蜍魚漸大脚生尾
脫草本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古今注

蛙

蝮 蝮氏掌去毒龜焚牡鞠以及洒之則死注齊魯之間
謂毒為蝮龜耿通也禮周衍義曰毒其色青腹細背尖後
脚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月令所謂
雀入大水化為蛤者也圖經似蝦蟇而背青綠色俗謂
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線毒陶隱居云蜂
蟻毒蟬其類最多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
即爾雅所謂在水曰毒者是也黑色者南人呼為蛤

食之至美即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鷄是也閩蜀浙東人
以為珍饌小形善鳴喚者名毒子草本一名田鷄

式怒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毒乃為
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毒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
人聞之曰毒有氣王猶為式兄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韓內

井毒魏公子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毒乎
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
甃之崖赴水則按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跗埴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四十四

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東海之大樂於是
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莊秋

投鼃燕太子丹自喜得荆軻未無秦憂日與軻遊東宮

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捧槃金丸進之燕丹

群鬪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群鬪是歲四將軍衆

十萬征南越開九郡漢志鼃鼃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

武紀

蛙蟆二物此說甚明本草分條載之是矣御覽孔帖

爾雅翼通志畧混而一之俱誤鄭樵又云凡蝦蟆之

類俱不交合惟雌雄相對吐沫漸成魚子遂變成科

斗夫此物水中相負孰不見之而乃云云豈自序所

謂廣覽動植漢唐諸儒所不得聞者耶

取食武帝欲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陰為

上林苑東方朔諫以謂此地土宜姜芋水多蠅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朔傳注蓋人亦取食之

供祭霍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

擅減宗廟羔兔鼃可以此罪也傳注所以供祭

給廩惠帝為太子在華林園聞蛙鳴聲問左右曰此鳴

者為官乎為私乎太子令賈誼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

地為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蟆

晉中

鼓吹齊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蹠不樂世務門庭之內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四十五

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
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
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荅曰我
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南齊書談叢
賦卞彬賦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以此令僕也
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閣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
詔事也南史
呪厭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為山陰縣
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
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
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上

玄陰池石憲貨于鴈門關行道中因偃大木下忽夢一
僧蜂目披褐衲邀浴於玄陰池有一僧曰可聽吾徒之
梵音也于是合聲而噪明日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
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群蛙耳宣室志
鼓精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牛聞田中有
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蠻首家也
得一銅鼓其色翠綠上射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
鼠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精也嶺表錄異
蛙謎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
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
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

天中記

卷五十一

異

口

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盧陵

性熱蛙性熱甚補人人有折其足于瓶中以水養之不

三五日其損如故亦有以蘇剪食者比戶錄注

蜥蜴

注鳴蝶蝮蛇醫以注鳴者也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蠃蜥

蠃蜥守宮也文說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山龍子吳氏本草一

曰蛇師比戶錄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能鳴者謂之蛤蚧方

射覆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

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脈脈善

言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漢書

殊砂養蜥蜴或謂之蠃蜥以器養之食以殊砂體盡赤

所食廉七斤治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

室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博物志

蜥蜴與魚交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供浮

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三教珠英

蛤蚧蛤蚧首如蟾蜍背有細鱗如蚕子上黃色身短尾

長多于山谷城墻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

自呼其名曰蛤蚧南民曰蛤蚧生一歲每鳴一聲二

歲每鳴一聲有至十聲者土人以老蛤蚧尤重之物類相感

其聲絕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有蛤

蚧州吏云有年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也

北戶蛤蚧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螳螂

拒斧不過螳螂蚘螳螂有斧江東呼為石娘其子蟬

蛸爾世謂之天馬一名齧疣充豫謂之拒斧淮南齊祀

以東謂之馬穀方一名斫父文深秋乳子至夏之初始

生孫炎爾雅正義

當輒齊莊公出獵有螳娘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

何蟲對曰此堂娘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量力

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

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淮南人蘧伯玉謂顏

曰汝不知夫堂娘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莊人螳螂氣蟲搏斧奮臂當轍不

迴勿踐是避勇士致斃勵之以義郭璞晉文迴輪于勇

虫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輕死抱朴

齊莊回車韓詩淮南俱同而郭以為句踐葛以為晉

文豈各別有所見耶

捕蟬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

子友欲因諷諫以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

衣洽履濡王怪而問之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蛸之

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

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

天中記

卷五

四

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
陰踈蹙微進欲啄堂螳也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
不知臣挾彈危擲踳蹬飛丸而集其背也吳越此三者皆
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說苑韓詩孫叔敖
諫楚莊王事同

鄣葉楚人足貧讀淮南方得堂螳伺蟬自鄣葉可以隱
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
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
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答言見經目乃厭倦
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
縛詣縣官受辟目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邯鄲笑林

蟬

異名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蟪陳鄭之間謂之
蜩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蜩方言
復育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蝓蟻所化秀才常翺庄
在社曲常冬中掘封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
蟬固朽未所化也翺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酉陽蟬
生于復育開背而出衡論
蟬鳴取子弄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
還欲取之而群蟬但鳴遂捐而去弄為山間所養年二
十習於弓矢仰天大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
揮弓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後之門乃隨矢去括地象

天中記

卷五

四

齊女牛亨問仲舒曰蟬名齊女者何故答曰昔齊王之
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嚙而鳴王海恨之故
曰齊女仲舒答問
古今注

承蜩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病樵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坭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
猶掇之也吾處身若猨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疑於神其病樵丈人之謂乎列黃帝
莊達士
識時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

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
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古今

五德昔人稱鷄有五德頭上有綉則其文也含氣飲露
則其清也黍稷不亨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

候守節則其信也

陸雲寒
蟬賦

翳葉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以為求之
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
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
見已也甚以珍之晉書

青林樂唐時京城游手夏日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
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窓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為

勝負者清異錄

蟋蟀

異名蟋蟀蓋劉劭注云謂蚘蜻也孫炎曰梁國謂之蒼

爾雅南楚謂之王孫方一名吟蛩一名蛩濟南呼為懶婦

一名紡緯古今幽州人謂之促織里語趣織鳴懶婦驚

詩義 蟋蟀食蠅而化成詩義

代簫管道貫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高僧傳

金籠蟋蟀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

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開天遺事

常化朽蒿之為蒼也稍之為蜃也搜神記

蜂

異名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蠃大者有蜜謂之蓋蜂或呼

笛師訪方

蜂君蜂有君禮也化書蜂無王而盡死自然聖人師蜂立

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閔子

魚採蜜蜂以魚採為味張璠易注序

蜂舟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畫八百之族皆

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

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

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拾遺記

垂芒蜂蠶垂芒搜神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

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蠶蠹有毒而况國乎倍二

附車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

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

見殺謝承書

集船陶侃以袁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窠

蜂蔽日而下謙舡上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砂天地

晦合不復得還浦遂沒海中王隱晉書

懷袖卒驚鄒湛對武帝曰猛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

之蜂蠶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晉書

逐賊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

姓子女資產遂入佛圖搏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

置一室賊破戶忽有窠蜂數萬頭從衣簾出同時噬螫

群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宣記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建

言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栢始華有異蜂聲如

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躡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

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死置其傍終日

一隅微吟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昔相慰

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

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筮

不祥頗記无有曰君已除瓦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子

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札星子詞
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因
視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
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西
駕蜂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鴛蜂蜜云其虫之聲有如鴛
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巢於深巖峻嶺間
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即
有風雷之異若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即愈
又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杜陽編
怒螫皇甫湜性褊急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怒命臧獲
及里中小兒輩箕歛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出窠於庭命

碎於杵曰絞取津液以酌所痛唐史

蜂窠劉恂曾遊宣歙間見彼中人好食蜂乳狀如蚕蛹
而瑩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鍾其中不知幾
百層村人採時必以草衣蔽身以捍毒氣復以煙火逼
散蜂母然後攀援崖樹斷其根一扇有蜂見五斗或一
石二分之一翅足具矣即入盞酪炒之曝乾以小
貯之寄入京洛以為方物嶺表錄異

射覆丁文果善射覆宋太宗一物急令射之果
少曰能能華華山中採花藏一日兩衙啓之乃
數蜂也王盡清語

若壺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五原蔡誕云崑崙山大蜂

一夫其毒殺象林

蜂房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如小形不足以苞大休也准此論

蜘蛛

喜母補蠨蛸長跖補小籠補龜長脚者一名蠨蛸一名長跖

俗呼為喜子疏蠨蛸長足蜘蛛也詩義一名長脚荆州

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有喜也幽

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陸機赤斑者俗

名絲新婦疏

蠨網蟲垂戶織為鳥傍簷飛沈休文學

網太昊師蜘蛛而結網抱朴子

解網湯出見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致

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帝王世紀

執豸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中見蜘蛛布

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撲之于駢駒而觀

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後其智

布其網曳其繩執豸而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

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罟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

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

則有邦有嗣矣符

蜘蛛隱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

天中已

六中言
卷五
五十四

栗四面蒙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會
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哉
於是挂剗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金樓子

如栗張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晨
噓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飛
五品載

如輪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
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酉陽

改化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
心化為蜘蛛上

洛陽有歌婦楊琴羅聰惠有才思解朝辨楊婦式
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
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
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朝得着奉絹二匹歌
者不思應聲嘲之意不離辨辨體充壯大楊見詩絕
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慙且笑與絹五匹詩曰吃得
肚嬰撐鼻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虫生洛陽府
為妖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
二蜘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鑄鐵佛鎮王志

玄駒十有二月玄駒貴玄駒也者螳也貴者走於地中
蟻

天中記
卷五
五十五

也大戴禮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南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古今注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响也

言法

蚍蜉蚍蜉大螳其子蚍爾雅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埳方

戴粒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類逼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川有蚍蟻聞而悅之與群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鼈之形月餘鼈潛未出群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蟻曰此將鼈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

中隱起如岳群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道通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符

知水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管子

娛意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况之知不虛矣應璩與曹

牛閏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閏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

天口已

臣進退唯谷世

蟻王吳富陽童昭之嘗乘舩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看舩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鳥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鳥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詰

蟻宮西京化度廢寺有疆石徑三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櫓樓臺之狀號曰蟻宮昔有於中見蟻金色其大若蜂動逾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兩京記

蟻城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為卜地云合有王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彫刻城內分徑街小堙相次每堙有蟻數十幢幢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大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其城隅小堙上以堅土為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擾擾若求救狀端懼而掩之西

天中記

卷之二

五

長尺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盥漬之歸誇北人物
蚍蜉王徐玄之夜讀書有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
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
石潭顧左右索漁具凡數百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頭
玄之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異聞集玄之捨卷
而寢方寐間忽被甲士逮去其王曰蚍蜉王其官有馬
知玄蠶飛其屋有候兩殿陵雲臺玄之寢覺明日掘得
蟻穴如三石缶盡焚之纂異記
有君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
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
無疑與衆戮之書化

有雙燕窠梁間一日為鷲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
至秋翔集王京之臂如告别然王京以紅綫繫足曰新
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云云自爾秋歸春
來凡六七年其年王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
語曰王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海風清月
明襄人見三京與燕同遊溪水之濱唐李公撰燕女墳記
列從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群黑燕列從涼州
童子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夜
聞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塚輦泥頭欲禿人寄黃氏居非
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燕左目傷續異記
白燕巢庭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閣中物有白燕一雙

巢其庭樹馴狎攔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書
寄書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
中數年音信不達紹蘭見雙燕戲於梁間長吁淚下語
燕欲憑附書於婿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遂飛泊膝
上蘭乃吟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
寄與薄情夫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
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泊於肩上見有書繫足上解
而視之乃妻所寄也宗感而泣下遂歸首出詩示蘭後
張說傳其事開天遺事
共乳雀玄牖居父喪廬有燕更巢共乳
谷練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良過尺者吉祥也

曰昨夜之歡今留于汝自是每旬一至者數年廬山有

廟泥塑二神女容貌如二婦人大朝錄稽神秘苑

驚蛺蝶魏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驚蛺蝶
文襄會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
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
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
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
笑稱善比齊書

樹子化蝶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
盛及凋落後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焉數日皆
化為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其

前兆也蕭相錄

滕王蝶圖劉魯封云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

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西陽

白尺蠖化白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見

鬱栖中壞綠裙幅旋為蝶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

隙經宿化為大蝴蝶上

蝶異段公路常見盧肇說捉得一粉蝶如两手大上有

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臙脂色後翅為燕尾分亦

蝶之異也北戶錄注

木葉化段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

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

十餘個有翠緝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

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俞奕者因登岸視

之乃知木葉化焉北戶錄

如蒲帆常有人游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

將到舟舟人輒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

蛺蝶也海人夫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敢之極肥美

嶺南異物志

衣化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

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舊志

媚蝶鶴子草蔓上春生雙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糝奩中

養之如養蚕法虫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黃色女子佩

天中記

卷五十一

六

之如細烏皮號為媚蝶

嶺表錄異北戶錄

蝶物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蜻蛚

赤弁使者水蠶為蠶

牙

務

蜻蛚也

淮

一名桑根

文

名白宿

呂覽

淮南人呼康伊

方言

蜻蛚

一曰青亭色青

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離一名胡黎小而赤者曰

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

海錄作青弁

一名赤弁炎人

緋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緋江東人呼為緋幡亦

曰童幡亦曰天鷄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

謂海中青緞化為之也

古今注

一名虹蛭

一名負勞

陽人呼江鷄

雅翼

射蜻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

援弓射之拂左翼

忘機海上之人有好蜻蛉者每居海上游蜻之至者百

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

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而

蜻無至者矣

呂覽

童子戲莊辛對楚襄王曰夫蜻蛉六足四翼飛翔乎天

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

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楚策

化珠五月五日埋青蛭頭于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

天知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博物志青蛉之首瘞而為珠類從

螢

異名螢火一名即炤爾雅一名景天一名丹良一名夜光

一名宵燭古今注一名放光一名夜照本草

丹鳥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

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

盡食也禮大戴

逐螢光行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

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

還宮後漢

囊螢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用練

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續晉陽秋車胤好學嘗囊螢光

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

大螢傍書窓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獨異

志成應元事統

微螢遊山煬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徵求

螢火數斛夜出遊山如放火光偏若谷隋書

蠖蛄

五伎蠖蛄一名天蠖一名穀本草梧鼠五技而窮前蠖蛄

一名石鼠古今注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術注云能飛不能

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七

四

走不能絕人

蔡邕勸學篇

如牛黃帝起有大螻見河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螻蛄如

牛

劉向別錄

黃帝時有大螻如羊

宋符瑞志

穿獄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係獄將上有螻

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

蛄食飲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

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為六穴

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螻蛄焉搜神記

蠅

醜扇

蠅

醜扇蠅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爾雅

灰生爛灰生蠅

淮

蠅生積灰蜂出蜘蛛

發蒙記

蠅墮水死

者置於灰中須臾即活相感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酉

腐聚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易林

託驥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然

無損于騏驎得使蒼蠅絕群也張敞集光武與隗囂書曰

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群東觀漢記附駟

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

廣絕交論

青蠅為吊客虞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

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

足以不恨別恨

逐蠅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

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

天中記

卷五十七

七

擲踏壞之奇吏傳

夢集鼻魏何晏嘗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集鼻上驅之不
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良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
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
衰之期至明年晏及鄧颺皆伏誅廣五
蠅赦符堅時鳳凰集于東閣大赦天下初將為赦與王
猛符融議于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為文有一大蒼蠅
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而
方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
聞堅驚謂融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而泄也勅外
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

吏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前秦錄

異苑作晉明帝

杖閣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史

號凍蠅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為鳳閣侍郎張元

一謂之被凍蠅載

鷹頭素楚客規魏元忠書云閹宦君側之人衆所畏懼

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

豆擊蠅張芬在常臯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枕中

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

蠅拈其後脚畧無脫者西

食旅蠅集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

制誥儒術深鄙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術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術意氣自若唐

聲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西一名景跡

營營營青蠅止于林說文

蚊

白鳥營肌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噤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

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

生亦猶是矣金發

蚊睫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虫巢

於蚊睫再乳再飛而蚤不為驚名曰焦螟曼子江浦之間

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

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弗見

其形醜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

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

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

之聲列子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

如伏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神異

射覆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
賜帛曰從何處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
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
被創是河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
掌所捫臣朔愚類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方朔傳
高齋無蚊荆州高齊盛夏之月無白鳥餘極寢處於其
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犬之間如此之異
吁可恠哉金樓子

蚊子樹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
即折裂蚊子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嶺南異物
蚊母鳥蚊母鳥形如青鷄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

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

蚊子亦呼為虻蚊鳥嶺表錄異

煮蠶煮蠶煮羊以蠶煮蠶以蚊燕山錄

螿蠶蠶性畏蚊蚊小螿之輒斃埤雅

虱

相吊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厦成而鷺雀相賀淮

無定質今頭虱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

黑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抱朴

虱之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

曰臣嘗晝寢啾然有群虱之聞乎衣中耳臣膏腴之肌

稱臣項膂之膚相與樹黨爭之且爭不息相殺者大半

虱父止之曰我與你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為哉群虱止今君以七百里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汝陽數畝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為君羞之魯侯曰善

虱賦齊卞彬為蚤虱賦序曰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慙之討捕孫子子三十五歲南史

破虱錄段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王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蟲尤甚坐客乃執微蟲挈鼠事多至百餘條以擾之予戲據其事作破蟲錄酉陽

化青虫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平生戒殺去釋教今置虱於綿絮骨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葉草上經宿占霧則為青虫飛去視之信然皆拆背而化鷄助夢虱夢梳篦為憂解也蟣虱盡去百病愈也蟣虱為憂噬人身也夢見蟣虱而有憂至也書

卜病相傳人將死虱離身或云取病者虱於床前可以卜病將差虱行向病者背則死酉陽

濡需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官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莊徐無鬼

蝸牛

瓜牛李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
俗名黃犢注華蝸蟻一名陵蝨一名土蝸一名附蝸一
名蠹牛亦曰瓜牛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種角蟲之類
熒室星之精矣章本此即負殼蜣蚰也日華
蝸角戴晉人告魏惠王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莊則

蝸蚓

胸臆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蝸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
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劉賓客
歌女一名蜜壇一名曲壇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

女或謂鳴砌亦呼為窰蚓古今一名土龍一名地龍子

其屎呼為蚓蝼草本

鳴非蝸蚓按月令蝸蝨鳴蝸出蓋蝸蚓與蝸蝨同處

鳴者蝸蝨非蝸蚓也吳人呼蝸蝨為蝸蛄故諺云蝸蝨

叫得腸斷曲蟻乃得歌名席上

如虹黃帝起大蚓見河圖蟻大如虹世蟻土精大五六

圍長十餘丈隱

白巾女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
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裙
白領中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
色白纓蝸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

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死異

為羹食姑隋煬帝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

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鬻以示兒

兒還欲送婦詣縣未及忽然雷雨乃失其婦少頃從空

而落身衣如故易為白狗頭語言不異因問其故吞云

以不孝姑天神所罰

真報

衆鳴成曲上都渾令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有穴大如錢

每夏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

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

學士張乘言渾令時堂前忽有樹從地湧出蚯蚓遍掛

其上西陽

蚓毒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塩水浸

之而愈崇寧末年隴州兵士暑月中在倅廳前跣立廳

下為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

教以先飲塩湯一盃次以塩湯浸足乃愈本草

啖蚓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羞容州人好食

糞土人以為諱或云以蚯蚓為之廣志蕃禹記

土精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

物乃無常雄郭璞阜螽如蝗蟲江東人呼為蚱蜢與蚯

蚓雖異類而為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

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物類相感志

天中記

卷五

五

蝮

蠱鼠負虫巨者多化為蝮蝮子多負于口舊說近滿百為蝮所螫蝮前謂之螫後謂之蠱蝮常向蝮牛所食以跡規之蝮不復去西陽今人或為蝮螫者取蝮涎以塗之痛立止相感杜伯蠱蝮也

大琵琶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明掘

得老蝮大如琵琶毒長數尺亭遂安靜搜神記安邑縣北

門縣人云有一蝮如琵琶大每出不毒人傳

螫人為樂北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後主高緯徵至

行在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蝮混中觀之極樂後

主即夜索蝮一斗比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其

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

何不早馳驛奏聞本通志多取蝮混蛆中觀之通鑑

主簿虫潤州金壇縣大曆中雜姐云有北人為主簿以

竹筒齋蝮十餘枚置于廳事之對后遂孳育數百枚為

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為主簿虫傳

萬蝮螫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貯萬蝮螫

之吉凶影

蝮蝮蠍緊小者名蝮蝮蜀本草

制蛇蝮蛆吳公也廣蝮且其帶司馬彪曰帶小蛇也蝮

蛆喜食其眼齊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啖其

天中記

腦本

禁蛇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公吳公知有蛇之地

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

氣禁之蛇即死抱蛇被見之而蟠伏螂蛆當其前似施

禁法蛇即為之開口螂蛆入食其腸復穴其旁而出類

相感志

爪肉唐杜曄使嶺南至康州見蜈蚣大如筆天寶四載

廣州因海潮海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十斤聞

骨硯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硯南海時得于海

商云是蜈蚣脊骨續博物志

作脯開寧縣多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為

天中記卷之五十八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鳳

羽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也家語

鶉火之精鳳凰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

至子冠

火精鳳火精也孔演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鸞鸞或

鳳凰一名鸞鸞一名翬毛毛詩草鳳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在天為朱雀詩義

六像九包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

天中記

卷五十八

鳳

象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象
 緯九包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
 舌訕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鈎八曰音
 激揚九曰腹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
 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都知我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
 居九夷從鳳嬉論摘
 丹穴丹穴之山其上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
 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南山夫
 木行為仁為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為義為白
 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背赤故曰負禮

也水行為智為黑鳳背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為信為黃
 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抱朴子
 翔至德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
 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
 間還至其魯高逝其萬仞之上翱翔於四海之外過崑
 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
 際徑躡都廣八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
 鴻鵠鶴鷗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
 乎港覽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
 鳳象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思見鳳凰之象以問天老天
 老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地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

領而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抱忠
翼挾信足履正尾繫武小音合鍾大音合鼓延頸奮翼
五彩備舉光動八風氣應時而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
始來即嘉成游必擇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
曰足足昏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此謂鳳
像夫唯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律五音
成九德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
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像之一者則鳳過之
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就之得四者則四時
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
黃身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

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面

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韓詩說元

阿閣黃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凰
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閣或
鳴於庭其雌自歌其雌自舞黃帝以問天老天老曰臣
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
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夫鳴音中夷則與天
相副以是觀之大有嚴教以賜帝勿犯也宋志黃帝治
天下鳳凰翔于庭律之物生二皇
鳳止於門堯舜周室鳳至於澤德臻於庭伏義三代
精所至彌近南准

天中記

卷五十八

七

八

聲若簫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
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解逸詩帝蓋謂堯也注鳳

凰踴踴匪堯之庭子楊

斷米舜父有目失在家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

一鳳凰自名為鷄口啣米以已言鷄為子孫視之是

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

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

舐之目霍然開劉向孝子傳

司晨帝舜曰朕惟不入百獸鳳晨中百獸率舞鳳凰司

晨鳴注元帝論云鳳闕司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梁書

食竹實孟戲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

民始食知孟戲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

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戲食木實括地

翠虬觀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抱朴子麟

鳳以形狀為別聖人以心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凰

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此則鳳有

種明矣上

鳳雛成王時旃塗國獻鳳雛育於靈禽苑及封泰山禪

社首之後文彩炳耀飛走之類不復喧鳴之成王崩冲

飛而去拾遺洪邁光堯挽詩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立

琴操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

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

恩澤湊

臻

于胥樂兮民以寧琴操成王著儀鳳之歌

鳴鳥者造德不降則鳴鳥不聞矧曰其能有格

鳥謂鳳也鄭魏明帝詔管寧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苟德

不降則鳴鳥弗聞

志

居積五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

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

為式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凰之所居也

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

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通

卧通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九色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蒙山白

鳳之脯

漢武內傳

金鳳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

轄上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

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

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

今月十二日夜車轄止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

返恐為入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

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

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

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

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九

齊諧記

威鳳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威鳳宋志宣帝神爵元年詔

曰南郡獻白虎威鳳為寶晉灼云鳳之有威儀者與尚

書鳳凰來儀同意紀威鳳以難見為神走麝以遺香不

捕關尹孫盛與桓温牋云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

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晉書梁簡文為太子時與劉孝儀令曰賢從弟遵威鳳一

羽足以見其五德南史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

力乃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曰有一威鳳懋翻朝陽晨

遊紫霧夕飲玄霜濟長風以舉翰唳天衢而高翔舊唐

五色五鳳三年詔曰三月辛丑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

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前漢

群馬向立去露三年二月鳳皇集新蔡群馬四面行列

皆向鳳凰立以萬數宋志

五采建武十七年鳳皇至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潁川

郡群鳥從之盖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東觀

將九子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皇將九子見鄖

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宋志

銜詔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紙着鳳口中

鳳既銜詔待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鳳凰飛下鳳

以木作之五色漆畫硃脚皆用金鄴中

鳳里文帝元嘉十四年大鳥二集秣陵民王覲園中李

窠上狀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音聲諧

和眾鳥如山鷄者隨之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彭城王

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謂之鳳凰里宋志起臺于山

因名鳳凰臺金陵志鳳皇樓在鳳皇臺上宮苑記

鷓引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愷賢亭

雙鷓為引眾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開志

翊從長壽三年十一月陳州上言苑丘縣鳳凰集眾鳥

數萬前後翊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群後三日改元儀鳳

唐志

冠如金杯宋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三鳳自

南入城眾禽周繞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

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杯至申時飛向北去州盡

圖來上貽誦錄

鳳集得劍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

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眾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

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

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

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摩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即死於

走眾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狀狀而色殷九子差

小翼其傍鳳為日景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

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

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

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

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
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析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
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癸辛雜志

鳳頭徐知諤知潤州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
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鷄廣五寸冠上
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陸

南唐書

羽女洞玄本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
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女忽
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着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
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

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求與願遠萬劫無期何
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入雲中

仁鳥梅福上成帝書云夫戴鵲遭則仁鳥增逝愚者蒙
戮則知士深退本傳戴音緣鵲也

梧禽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抱朴子交際篇

梧禽激響于朝陽麟雲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于河湄
景老摘耀于天路詰鮑篇

靈鳥蕭韶未九成靈鳥未紆儀也抱靈禽噤喙于阿閣

儀禽均儀禽于唐序同舞獸於虞庭張率舞馬賦

五鳳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
為妖一曰鷓鴣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

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翼大大頸身仁戴智
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
允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
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鸞鸞北方曰幽
昌中央曰鳳凰樂叶青鳳謂之鸞赤鳳謂之鸞黃鳳謂
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鸞凡五方之鳥皆似鳳
而非也東方發明總全身青西方鸞鸞全身總白南方
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
曰玉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人鏡

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
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背
謂之鳳皇盃兩推
在笈屈原賦鳳凰在笈兮鸞雉翔舞笈鳥
朱鳥思文賦纒朱鳥以承旗朱鳥鳳也楚辭曰鳳皇翼
其承旗也
吊鳥李彤四部曰吊鳥山俗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
九月群帝來集其上
刻鳳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
謂之鳩鷄見其首者名曰鷄鷄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

天中記 卷五十一

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翩然
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鸞

火離火離為鸞

元命包

天樞得則鸞集

龜斗樞

端鳥鸞瑞鳥一曰鷄趣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

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

禽經

鳳凰之佐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鷄身赤色亦

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

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

之端應

鳳鳥之亞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

字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鸞

鸞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

也後改為鑾

禽經注

女牀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

見則天下安寧

西山經

自歌軒轅之國諸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如

民食之

海外西經

廣都之野鸞鳥自歌

海內經

沃野鸞鳥自歌

大荒北狄之國有桂山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

鸞鳥一曰鳳鳥

上孔穎達曰燕雀有啁噍之感鸞鳳有

歌舞之容

說文

長離長麗前掞光耀明璚曰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云

天中已

卷五下

前長離而後商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

離使拂羽漢樂志後書思玄汪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

婉婉長離凌江而翔英英朱鸞來自南岡傳咸贈何劭

王濟詩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皆以離為鳳

雌誰崑崙圖云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踟節而舞至

則國安樂其雌曰和抱朴子

氏卷獻成王時氏卷獻鸞說文

蒼鸞西王母曰神仙藥次有靈丘蒼鸞漢武內傳

舞庭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掾沙疊為張

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

去東明

棲槐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識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

有大鳥高五尺鷄頭鸞頰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

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為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

色者鸞多黃色者鷦鷯多紫色者鸞鸞多白色者鷦鷯今

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王公聞之咸遜位避

繕不起決疑注

對鏡舞芻賓國王結置峻岐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

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享以珍羞而鸞對之愈

厭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

之王從言鸞觀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

天中已

范太鷺
鳥詩序

鷺陂 豫章洪井有鷺岡洪厓先生乘鷺所憇泊也謝靈

嘗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鷺岡四周有水謂之鷺陂水經注

紅鳥 梁武帝太清元年捨身光嚴重雲殿時海中浮鵠

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

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嘗有紅鳥居下故其為名觀

其圖狀則鷺鳥也南史本紀

儀鷺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

明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孺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鷺時孔

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孺誠心真

會摩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于其地

造儀鷺殿通鑑雜記云馬德儒煬帝好聞祥瑞常有野雀集于殿

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鷺鳥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

有此物校尉乃令衛士仍奏為鷺煬帝不究真虛即以

為瑞仍名此殿為儀鷺嗤笑至今未弭唐會要

繡鷺 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

碧身細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

之繡鷺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通典大

鷺吐鳳 鷺翥鷺舉百羽從之鳳靡鷺吐百鳥瘞之經禽

天勝 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勝之也鷺

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雅

特栖感鸞鷲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賦思玄駟玉虬以
乘鷲兮溘埃風余上征王逸曰鷲鳳別名也廣雅曰鷲
鳳屬也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鷲鳥九疑
山有五采之鳥名鷲

鵬

圖南比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
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
也水擊二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莊

鵬雛楚文王少時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
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傳文王見之爪頭神奕殊絕常鷹
故為獵於雲臺且網雲布烟燒漲天毛群飛旋爭噬兢
搏此鷹軒頤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所
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
兎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飄颻鮮白而不辨
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轟若飛電灑更羽墮如雪血
丁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
喙邊有黃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
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明錄孔漢武帝時
西域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

食駱崑崙層期國出大鵬飛則蔽日能食駱駝人拾得
其翹裁為水桶文士八羽蘇元成言思皇帝西征萬餘里有大鳥其一羽足以
蔽之心蓋鵬類也

食龍飲鳳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乘聚萬駟矣
方欲懸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琬琰
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肺不
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
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死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
也符

夢食小龍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博食小龍無數尺
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盡明帝名鸞故也位
四種龍類有四種生卯生胎生濕生化生亦有四種生
金翅鳥食之欲搏取龍時以兩翅扇海令開乃啣出起

鶴

揚鳥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行
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麒麟也
經相鶴鶴愛陰而惡陽鳳愛陽而惡陰經
胎化散幽經以驗物備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
清迥之明心鶴胎生者形體堅小惟食稻梁雖
甚馴熟久須飛去鶴合而卯生其體大食魚蝦塚蛇鼠

天口已

卷五十八

百

不能去耳雲橋類要

影生鶴影生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

典內

臯禽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芳駭峻梁獨立而臯禽之

振抱子聆臯禽之夕聞賦月

介鳥遇九臯之介為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

兮據冥翳而哀鳴賦思玄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此增

益也鶴鳴泰天夫則不聞鳴在於澤云何謂乎論衡藝

夜鳴鶴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

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

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

大夫交背養之鷄鳴時亦鳴詩義

鶴知夜半

辭題

鶴水

鳥也夜半水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

禽問曰多言

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鷄時夜

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墨子

露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

滴有聲因集為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風土

露禽鶴也露下則鶴鳴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

飛去禽經注

玄鶴手載則變蒼又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右今注

鳴羨離騷曰綠鵠飾玉后帝具饗古帝謂殷湯也言伊

尹始仕綠鳥之羨脩飾玉以事殷湯湯賢之遂

以為相也李嶠禁龍臺碑善弘圖於綠鶴之折

丹鶴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唯一雄以潭

阜之粟飴之以溶溪之水飲之拾遺記

之鶴周穆王而征一軍蓋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

為沙抱朴子

獻血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穆天子傳至於巨鬼氏

巨鬼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故天子上

乘軒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左傳衛侯喜鶴不飴

以文繡而乘軒者子賈

針珠而舞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明末

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瑞應

六翮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

人蓋嘗跪而對曰君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高

飛遠翔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皆上之毛腹下之毳

無一寸之數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加下不

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皆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耶韓詩外傳班固薦郭基云進有羽翮奮翔之

用後漢桓帝時楊喬薦孟嘗曰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

之也上郭祖深上武帝封事曰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

深書蔡景歷與陳霸先書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

書陳

白鷓翔師曠鼓琴通于神明而白鷓翔瑞應圖

一舉千里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鷓有五德猶曰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喙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獻鶴齊王使淳于髡獻鶴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鶴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

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慈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鶴在也史說死魏之侯使舍人蔡無澤獻鶴於齊

交風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遊乎江海菴乎大沼俯噏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楚策

還丹使大司命君茅盈與弟定錄中君固保命小君衷魯各來白鷓集分句曲之山時人互有見者父老謠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鷓各治一山頭

天中記

卷五十八

七

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
翔鵠青天何時復來遊漢明帝永平二年詔立廟祀之
邑人呼為白鵠廟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或聞
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白鵠者是服
九轉還丹使能分形之變化也亦可化作數十白鵠或
可乘之以飛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茅君
內傳
金衣菊裳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
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黃
書
鵠太鳥一舉千里非白鵠也師古
注上為歌曰黃鵠飛兮
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蒼金為衣兮菊為裳啜葉荷荇
出入蕙葭自顧非薄愧爾嘉祥此
記黃鵠山東海漢以

其來集為祥廣
志

銜珠報恩 喻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鵠為滅人所射窮而
歸之參收養治療瘡愈放之後鵠夜到門外參炳燭視
之雌雄各至銜雙明珠報參焉世
神張氏家傳曰禧字
彥祥除效穀令有鶴負矢集禧庭禧以甘草湯洗之傳
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庭
事

鶴隨王莽以鶴髓漬穀種學仙漢
書

丁令威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來集徘徊空
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
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壘壘遂上冲天續搜
神記

鶴鶴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安黃鶴過此上也

遶江峻險樓櫓高危瞰館沔漢應接司部南齊志費祕登

仙嘗駕黃鶴返憇於此遂以名樓唐書荀環字叔偉事

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栖却粒嘗東遊憇江夏黃鶴樓

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

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以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

餘鶴騰雲眇然煙滅述異記閻伯理梅記云王室載懷思

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黃鶴來時歌城

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通

華亭鶴世說云陸機河橋敗為盧志所諺被誅臨刑嘆

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八王故事曰華亭吳崇縣郊外

聖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語林云機為河北都督聞驚角之聲謂孫丞曰問此不

如華亭鶴唳

鶴澤晉羊祐鎮荊州江陵澤中多有鶴常取之教舞以

娛賓客因名鶴澤後人因之遂呼江陵郡名為鶴澤興方

羊公鶴劉遵祖爰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

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

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

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世

凌霄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

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

似懼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

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上合璧引冲天白帖冲雲世說俱誤

雷門鶴郡西有白鶴山古老相傳云此山昔有晨飛鶴

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所

此鼓見白鶴飛出翱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後人呼

為潛鶴鼓臨海記

頸長石虎時揚州獻黃鵠鵠五泛之于玄武池頸長一

丈聲聞十餘里載記

化女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然目不干色

曾無穢行嘗行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

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

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途中遂邀還盡歡

從弟突入以杖打女即化雌白鵠廣記

斷腸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

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

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薩

心江總集

養雛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

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其小者口為人

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

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

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飲飽之

天中記

卷八

三

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述異記

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遙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死中禽以示荀伯玉王占之言帝不成行俄而帝卒復本任

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

遂飛去南史孝義傳

好鶴啜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啜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南史

雌鶴赴雌湘東王脩竹林堂新陽太守鄭哀送雌鶴於

堂留其雄者尚在哀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

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哀之雄也

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鐘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

節者官故事

白影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

布弋設置並皆禽獲六翻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

雌先絕相妻向影天子愍焉立使庾信為讚華英

自投墜七煬帝大業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彙毘之用者殆無

遺類烏程有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

天中記

卷之三

三

水

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投斃衣投于地時
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翼鳥獸自獻毛羽隋書五行記

集壇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

鶴杜光庭靈驗記

病鶴李衛公遊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為樵者傷脚
得公血則愈李公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
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即知矣
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
皆大黃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
翁笑下馭宣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
即為明時宰相復當上界相見非遙慎無懈惰李公

鶴遂冲天而去史逸

丹歌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柏葉一枝
九疊食之因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欲樓山島閑眠
玉洞寒丹歌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歌曰鶴
也秘閣萬花谷道士趙自然以丹哥為鳳秘閣誤

放鶴徐州雲龍山西麓有放鶴亭宋山人張天驥所築
也山人有二鶴旦則望山西而放暮則徠山東而歸因
以為名

跨鶴有容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貨
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欲兼三者小

天中記

青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永嘉郡記

曲頸而息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

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

者法焉養生要論

皂鶴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脩道之所山之絕壁有

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

然故其上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金其地乃為僧徒

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返初者墨客揮犀

青鶴朝鮮知異山中有青鶴洞其境虛曠四隅皆良田

沃壤宜播殖惟青鶴栖息其中故以為名志

登木王策記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

腦盡成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于林也抱朴子

蘭巖雙鶴梁陽郡西有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

夕偶形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山年數百歲化成此

鶴忽一旦一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嚮動

巖谷莫知年歲王韶之神境記

鵠鶴鵠即是鵠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鶴之外別

有所謂鵠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鵠蓋古之言鵠不口浴

而白白即鶴也鵠名皓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為壽

壽亦鶴也故漢昭帝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

大中已

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鶴其餘諸書文或為鶴或為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兵爪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孔雀

火離元命為孔雀

影相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酉孔雀不必匹合正

以音影相接便孕亦與蛇偶一云雌見雄南而有子越

志或云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博物

都護羅州山中多孔雀群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太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

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
往尾需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
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羨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
者必逐而啄之方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
盼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
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
其如使鷄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
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
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紀
迎晨鳴和孔雀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頭戴三毛長
寸以為冠足有距迎晨則鳴相和異物

來翔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華陽國志

方物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

脂人又養其雛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

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

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嶺南志異

尾為車蓋魏文帝詔朝臣曰前于闐玉山習所上孔雀

尾萬枚文彩五色以金根車蓋遙望曜人眼

辨人語世祖時西域獻孔雀省解人語彈指應聲起舞晉書

山衣檀道濟元嘉中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齊書

城闕嗷歔涕零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

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

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二月伏

誅吳先

中瑞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述異

織毛為裘齊文惠太子蕭長懋性奢麗製珍玩之物織

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于南史本傳

解舞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逸鸞于玄武

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鉤遺妍若運清聲宛應

繁節畫

辟惡李衛公言孔雀辟惡西

與蛇相觸盧隆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月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七

一奴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云蛇與孔雀偶耳見蛇則兇而貴孔見蛇則究而躍經

五德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姪九知反覆佛以此喻比丘之行儀也增一

珠毛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翼南蠻婆利左右持孔雀翼

飾燾盤盤以孔雀羽飾燾南蠻盤盤傳

家乳龜茲國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字乳如

鷄鶩其王家恒千餘隻後魏書

毛綴龍腦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墨庄謾錄

鴻鴈

朱鳥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鴈一名朱鳥法言

朔禽謝靈運山居賦海鳥遠風朔禽避涼美生歸北霜

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註云朔禽鴈也寒月轉往

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莫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

時美生歸北霜降客南山宋書

陽動鴈之言鴈起聖以招期知晚蚤故鴈南北以陽

動也春秋說

天中已

知時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

鴻鴈北鄉禮記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

之日鴻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周書

為贄大夫執鴈取其侯時而行也婚禮下達納采用鴈

鄭玄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官以

六禽作贄大夫執鴈以知保身禮儀贄用鴈者取其隨時

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白虎通凡贄大夫用

鴈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為贄

春秋祭露以鴈為贄有長幼之禮說苑

鴻鴈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

桓公嘆曰仲父今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

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子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

羽翼也管子

獻鴈曹伯陽即位好田管子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勅政事大說之有寵使聽政焉

左傳

鴈賀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枝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

稷之臣實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說苑

稅飼鄒穆公令食鳧鴈必飼以稅無敢以粟賈誼書

射鴈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

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

天中記

年卜云必須人祝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
目當之言未卒而雨下今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
龍登車入郭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序
獻大鴈杜鄴與王音書云昔文侯寤犬鴈之獻而父子
益親師古曰文侯廢太子擊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
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擊得立前韓詩外傳作晨鳧
虛發而下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
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鴈從東方來更
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
事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
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夫去也

曲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
楚

不鳴見殺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
令豎子殺一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莊山張
單雙災木鴈兩失宋明帝書
玉或作

鴻山關定州唐縣中有鴻山關者昔項羽于此關見群
鴻乃誓衆曰我當過而必中其一乃引滿射之莫有中

天中記

卷之二十一

天

者乃折弓投地而去時知項羽終不能濟伐也

朱鴈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其辭

曰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紛員多也六數也翁

鴈頸也員音云

漢書

五色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祠有五色鴈集殿前

鴈門食鴈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

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刺謁見規規卧不迎既入

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上

隨逐虞固會稽典錄曰虞不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

太守常有鴈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馬及卒官鴈

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三年乃大

謝承後漢書

指鴻示使晉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蓋公明徵之瑀

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

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

及門人乎乃出就徵

隱逸傳

白鴈集庭石季龍饗群臣於大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

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其至

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于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

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晉載記

鴈臣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春去避中

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伽藍記

晁乙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追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

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
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齊頌
夢射鴈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
帝弃城百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太夫之職俄而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御藍

孤鴻賦盧思道周時為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
賦以寄情其序云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
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
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
淮南子曰東歸褐石通潏暑也平子賦云南翔衡陽避

和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鷓鴣以降罕見其儔
而鍛翻墻陰偶形獨立啞柴糝稗鷄鷺為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末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
聊以自慰云北史十八

贊用白鴈高宗太子弘紉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
鴈為贊會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
白鴈得為婚贊彼禮但成謹頌此禮使首人倫異代相
望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帝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
吾無憂矣舊唐雅翼漢武太子昏得白鴈為贊似誤

陽鴈集嶺南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
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鴈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

之外翔鴈不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鴈隨陽者臣歸君之

象也唐會要

朱落鴈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

隨矢而落其鏃中正其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

之碩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鴈

史晉

夢鴈員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

鴈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

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

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秘閣閑談

鴈丘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獲一鴈殺之矣其

鴈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

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誌號曰鴈丘與同行者楊正卿李

仁卿俱為賦摸魚見詞梅壠詩話

傳書元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祖中統初拜學士

充國信使宋館於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

鴈獻者公命畜之鴈見公鼓輒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

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尺帛

親係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

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虞人獲

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人留江南者曾無一人鴈

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輟耕錄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三

鷹奴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鴈夜宿洲中鴻在內鴈在外遂更

物類相感志

鷲避俗狐與人之捕已也智禽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抱朴子夫鴈從

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淮南子鴈自河北渡

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

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

鳥古今注

愛力鴻鴈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經鴈曰

鷲曰鷲鷲曰鷲鷲曰鷲

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

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

無月時于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

之則畧舉燭便藏之鴈奴警叫大者亦鷲頃之復定又

復前舉燭鴈奴又鷲如是數四大者怒喙鴈奴秉燭者

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喙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

持棒者齊入群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淮南張凝評事說

云親曾採捕

王堂開話

取翅禦暑臨邑縣有鴈翅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

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酉

治田上虞縣有鴈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豕除其穢是

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州十三記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火

鴈浮山

沮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

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餘里脩巖遐

北歸徧經其上士人由茲改山名焉荆州圖

食粟鴈食粟翼重不能飛博物志

毛囊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上

異名鳴加鵝倉鳴鴈也廣雅自關而東謂鴈鳴鵝南楚之

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鳴方言

鵝

舒鴈舒鴈鵝爾雅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禮

金鵝海昏侯沈戎卒葬於烏程之金鵝山上有金鵝飛

集三鳴而去其後沈氏通顯諺云金鵝鳴沈氏興後漢志

景帝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于苑

中駕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

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夕無所道帝催

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

不即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如景

帝乃厚賜之抱朴子吳志注

觀鵝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鵝鳴喚清長時王逸少為

太守就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携親故命駕共往觀之姥

聞二千石當來即烹以待之逸少既至殊喪往意嘆息

亦日說世

紅鵝山陰道士管霄霞求正義之寫道德經舉紅鵝一

天中記

雙相贈而去後鷺冲霄飛去仙傳山陰有道士好養鷺
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
舉群相贈義之欣然寫畢籠鷺而去

地出鷺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
洛城東北角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鷺蒼者飛去白者不
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
泉此地也卒有二鷺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
飛此國諱也王隱晉書

食鷺知色符朗食鷺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

然秦

直五萬京下劉光祿養好鷺劉後軍從京師還鎮尋陽

以一隻鷺為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

隻鷺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俗說

殺聞鷺栢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聞南郡
鷺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
之既曉家人咸以譴駭云是交惟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惟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失鷺傳承為江夏守有一隻鷺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
十餘頭來向承家異苑

鷺女溪昔太元中章安郡史慳有駁雄鷺善鳴慳女常
養之鷺非女不食荀僉苦求得之鷺輒不食乃以還慳
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鷺隣家聞鷺向西追至一水唯見

女一及鷺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鷺女溪廣古今五行記

金色雄鷺義熙中羗中姚畧壞洛陽溝取博得一雙雄

鷺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于九臯養之此溝明錄

四尺九寸太康中得大蒼鷺從啄至足四尺有九寸体

色豐麗鳴聲譙人三年而為暴犬所害晉沈充鷺賦序

蒼鷺入帳胡蕃為高祖從事征廣固累月及未拔忽有

鳥如鷺蒼赤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蕃起賀曰蒼色

赤色者戎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宋書

雙鷺送別何遠為永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

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永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

遠送之拜斗酒隻鷺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

為古人所笑乎南史

鷺浦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鷺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

側常聽鷺聲而衆鷺中有鈴聲甚清亮侯之見一鷺咽

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鑠有隱起元鼎

元年字晉陽

繫鷺求妾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

與任拔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鷺乃繫書

于鷺頸視之乃拔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三國典畧

係木鷺高祖義兵至河東隨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

君素乃為木鷺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

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嘆息唐舊

天中記

獻金鷲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贊奉表曰聖
天子討高麗奴絲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間已聞歸國鴈
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矣夫鷲
猶鴈也故作金鷲奉獻其鷲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
酒三斛唐書

鷲聽講經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鷲常隨
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叫不止僧徒送入京
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
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
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兩京

向天歌駱賓王七歲詠鷲云鷲鷲鷲曲項向天歌白毛

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唐詩紀事

長生鷲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鷲
向市中者鷲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
令枚為長生鷲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
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其說
也載

孝鷲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鷲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
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
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因呼為孝鷲塚寰宇記
十萬錢僖宗好聞鷲效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鷲

天中記

卷五

三

一鷺值五十萬錢

秘雙卵鷺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鷺郊出雙子者
柳花為絮者伶人獻詞云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
鷺雙生開見錄

祈雨宋祈雨雪法擇靈祠為壇取白鷺割項盛血并鷺
奠之次日俱於壇前瘞之事東坡云鷺能警盜亦能却

蛇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林志

毛煖南道酋豪多選鷺之細毛夾以白布絮而為被復
縱橫衲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鷺毛柔煖而性冷

宜獲嬰兒辟驚癩也嶺南異物志

鷺翅鷺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禽經天鵲白手

鷺

舒鳧鷺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鷺禮記內

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翠王勃滕王閣序洛

霞與孤鷺齊飛是又以鷺為野鴨矣

華周官庶人執鷺鄭曰鷺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鷺無佗

心故庶人以為摯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鷺也

脰短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莊權二

無復什復禮書云續長鳧之足鑿混沌之竅

雞伏雞伏鴨郊雞成入水雞毋隨岸呼之雖出而不隨

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風俗通

青鴨帝昴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群飛俄而止

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瀝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齒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繡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汴渠鴨玄都翠水中有鴨丹毛而輕登于英渠啜露而

食名曰升渠鴨洞真記

鷺當鳧張湯欲以鷺當鳧祀宗廟董仲舒曰鷺非鳧鳧

非鷺愚以為不可繁露

鳧藻杜詩光武上疏云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

士卒鳧藻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于水藻也後漢

桓帝時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之有子來一人武

旅有鳧藻之士注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

也上捨車道往路鳧藻馳目成廣延年秋胡詩鳧與藻共獨瑩

心靈梁簡文玄圃園頌序

孝感頓琦至孝母喪感暮哀聲不絕有飛鳧白鳩棲廬

側見人即去見琦而留又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

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

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廣州先賢傳

求聞鳴魏文帝遣使求聞鳴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

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江表傳

用此何為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聞鳴欄頗施小巧陸

遜五色曰君侯勤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毀之吳志

設樂群翔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鷺

成列飛翔而過此偶耳何異玄鶴二八也唐志

辨海鳧毛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見曰不

然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博物志

烏衣人栢邈為汝南郡人齊四鳥鳴作禮大兒夢四鳥

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施夢四人

來謝而去齊書

白頭翁周訪少時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起如廁見一

白頭翁昉逐擒之化為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

去後亦無他述異

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聞鴨方未及前忽

有野狸入籠中咬四十餘鴨是日斫其頭去及敗同惡而

誅者四十四人唐舊唐書

費鵬被鞭唐安南郡都護登祐詔州人也家巨富奴婢

千人莊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鵬費用祐

以擅破家私鞭二十愈載

鴨金廣州滄涯縣金池王家有養鷺鴨池嘗於鴨糞中

見麩金遂多收搗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貴子孫皆

為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王氏力殫矣嶺南異志陳

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

光燦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

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餅得數千斤逐巨富載

綠頭鴨李遠為杭州刺史嗜唱綠頭鴨貴客經過無他

饋餉相厚者乃綠頭鴨一對而已林

自呼名陸龜蒙居震澤之南三積莊有闔鴨一欄有騷

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云此鴨能作人語待

附蘇州上進使者柰何斃之使人恐以橐中金酬之俟

其稍悅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自呼其名耳使人憤且

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諫光

爭藻太祖車駕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

面引弓射之一發而雙貫從官歡呼拜賀上命翰林繪

工寫之周書

白纓水戰之鴨何必白纓蔡氏出

素纓之鴨翰音之鷄望視之免白蹄之豕短喙之狗脩

頰之鳥君子之貌何獨異耶太元經

累鴨萬君云養鴨者每年五月五日不得放棲只喂乾

食不得與水吃則日日生郊不然或生或不生家用

此法生郊未有一日缺一法以土硫黃拌谷何之易肥

項

海鴨海鴨大如常鴨班白文亦謂之文鴨金樓子

露華鷺野鴨雄者赤頭有鷺生百外一日再生有露

華鷺以秋冬生郊並出蜀晨鳧而耐寒宜為臠廣志

松鳧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金野鳧柄息

天口

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南越志

金羹蜀廣安有金羹玉飯紅腊紫黎金羹謂鴨也

鷄

燭夜鷄

一名燭夜

古今注

王衡精王衡星散為鷄遠雅頌著倡優則雄鷄五足春秋

運斗

積陽鷄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鷄鳴

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人期莫實也說題

其為鷄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鷄

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

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鷄知時而鳴也

蜀鷄鷄大者蜀蜀子雜未成雞曰傳絕有力奮鷄三尺

為鷄棲於弋為桀鑿垣而棲為峙爾雅

司時京房易傳曰鷄知時劉向云鷄者小畜主司時起

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漢五行志

應旦鷄應旦鳴考異竇憲論曰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

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後書武選令云

諺云候晨之鷄思補更鳴魏志諸葛瑾理周瑜子胤使失

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吳志

鳳為黃帝之時以鳳為鷄徐整正曆

未鷄紀消子為周宣王養聞鷄十日而問鷄可聞已乎

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子列

先鳴齊莊宗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後先二子鳴襄

十戰如聞鷄勝者先鳴子尸

日膳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嫫盧蒲嫫曰

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襄二

憚犧肩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

犧也昭二

金距季郈之鷄聞季氏介其鷄郈氏為之金距昭二

氏與郈氏聞鷄郈氏介其鷄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

鷄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

之魯昭公使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救之郈

昭伯不勝而死昭公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鷄足

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淮人

五德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鷄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聞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

時者信也鷄有五德也詩韓吳均云鷄有呼群之德鹿有

食苹之美

死化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文繡既死羅子

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山葬繡於其中北九里

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鷄鍾魂魄化為雉清鳴

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異

鼎烹鷄白圭對魏王曰帝丘之鼎以烹鷄多泊之則淡

不可食少炙之則焦而不熟也品蔡邕存邊讓于何進

曰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

熬而不可熟後書

連鷄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智

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

於棲也戰國策

呼鷄祝祝祝鷄翁雒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十

鷄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

而至列仙傳祝鷄翁善養鷄今世人呼鷄皆曰祝起此也

博物志俗傳鷄本朱氏翁化為之故呼鷄皆曰朱朱謹按

說文解羽羽二口為誰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

畜和順之意羽與朱相似耳風俗

山鷄為鳳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

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

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

死路人不逞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

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

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尹文

天口記

雙頭太

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拾遺

碧鷄方

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

使王褒

往祀焉

漢書

異羽幽

通賦異羽化乎宣室兮彌五辟而成災應劭云

宣帝時

未央宮路軫中雌鷄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

妃至平

帝歷五葉而王莽篡漢

長鳴成

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鷄即下漏驗之咎刻無

差一鳴

一食長距善鬪

西京雜記

山鷄舞

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

欲其鳴

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取大鏡者其前鷄鑿形

舞不

知止遂乏死常仲將為之賦其事

異

短鳴魏

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鷄群臣以非禮砍不不

與孫權

勅付之

吳錄

連鷄堯

營殷浩以江道為長史及丁令反叛浩令道伐

之乃取

數百鷄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駭放群鷄

駭散飛

過壑集堯營皆然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中興書

用卯支

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卯生用未足為

殺師不

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卯于地殼破雛行頃之

俱滅遁

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

高僧傳

玄致交

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

恒籠置

牕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

輟處宗

因此功業大進

幽真錄

天中記

卷三

四

四

黃卯鳥伏晉袁喬妻于氏上表論養子議曰鄙諺有之
黃鷄生卵鳥鷄伏之但知其為鳥鷄之子不知為黃鷄
之兒小可以喻大通典
荒鷄祖述與劉琨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
夜聞荒鷄鳴述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
雀登背晉元帝未登極有三雀共登一雉鷄背三入安
東府廳爭占者當三進爵為天子也林有將雉鷄雀集
其前皆驅去復至于再三東書
家栖裴景仁符秦書曰符健皇始四年冬山鷄東入人
家栖宿養子而去群聚傍渭水而游翔與家鷄無異
夜鳴符堅將入寇江右其妾張氏諫云諺言鷄夜鳴者

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
冬以來群犬皆嗥衆鷄夜鳴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
頰詳思之堅不聽晉傳
知鷄露棲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以食之既進
朗曰此鷄棲常半露檢之驗焉上
長鳴請命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鷄飛於人
身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駭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
其坐西河記
頭鳴盤中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差征殺鷄求福置
頭盤中忽然而鳴後得賊帥邵寶首以功拜清河太守
越自行伍猥蒙榮位鷄之妖更為祥魏異記

天中記
卷五
四

鷄卵賦謝朓莊子也宋孝武初為吳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道節不全為清談所少史南

四足四翼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

四足四翼鷄詔趙邕以問光光表曰翅足衆多群下相

扇動之象雉而末大脚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帝

大悅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逾重後魏

和沐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

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譚

白團周武帝好食鷄卵拔虎為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

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鷄

卵為白團也真報記

戴冠即汴人張琦家有女子入夜哀痛白日即安已經

年歲王勣至其家停宿聞女子聲開口鏡照之痛者曰

戴冠即被殺其病者床下有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

八歲老鷄異聞集

勃公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即

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憤于時事畜一鷄呼為勃公子愛

之不已每講集輒巢于學徒中或攬破書叱逐之必被

嗔責昌宗嘗為此鷄被杖本立與琬不平曰為公殺此

鷄張生索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

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

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鷄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

見鷄報已殺之大怒云索案來見數鷄之罪張以手再
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
動為口實御史臺記

鷄肆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目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
歸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
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又極鮮
屏風檀褥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
何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七牛
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領也分合如此載
鷄不三年渤海高疑巨富忽患月餘日怙然而卒心二
仍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

妻子疑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還遂
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鷄也射殺魅遂絕上搜
神記王子珍父事向鷄不三年犬不載

烏衣婦人衛縣為縣官下縣至里人三在在家方假寐
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
三斯須文至鍋甚惡其事遂催食飲前適鍋所親者報
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
將欲殺之鑄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後
復夢感欣然而去載

靈鷄唐杭州徑山釋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鷄不食生類
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鷄

冢在山之冢宋高僧傳

日烹五十楚馬殷希聲立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

而起潘起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五代史

天鷄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鷄日初出照此木天鷄即隨之玄中記温庭筠詩

漏轉霞高滄海暗頗黎枕上聞天鷄

羊溝羊溝之鷄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而

時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鬪鷄處株魁帥也

鷄畏狸膏子郭璞爾雅注陽溝巨鷄古之名鷄

龍鄉允吾縣者宋雜陳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

見都印文曰種龍出鳴鷄陳留風俗傳龍鄉輟曉謝希逸朱宣武詩

汝南汝南出長鳴鷄漢舊儀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鷄

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且鳴古歌惟惟

無賴汝南鷄天河未落猶爭樓曲五時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

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

王鷄扶桑山有王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

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而潮水應之神異經石鷄

清響而應潮孫綽望海賦

潮鷄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竽每潮至則

鳴一名林鷄其冠四開如芙蓉嶼地志述異記以為伺潮

天中記

卷五

火

火

火

鷄

細尾馬韓國出細尾鷄其尾長五尺餘魏志

承露南郡獻長鳴承露鷄江表傳

狼育狼育之鷄特稟異聲狼育地名

長尾鷄馬韓有長尾鷄尾長五尺後四表傳

容鷄高興縣多容鷄其形如鷄來則年穰南越志

時夜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注云見卵而責司

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崔云時夜司夜謂鷄也莊子

五指五色玄鷄白頭金之為人鷄有五指者亦殺人鷄

有五色者亦殺人龍魚河圖

呼人姓名老鷄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白澤圖

有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白澤圖

鷄鶩覆卵忌磨物類相感志

執鷄工商執鷄周禮大宗伯取其守時而動也鄭玄注

屬陽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

鳴相感志鷄魚狼吞論語

鑽籬僧家謂鷄為鑽籬菜

金散鷄有胡髯五指金散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

鷄金散者美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鷄長倍於常鷄永

昌郡無鷄廣志

石鷄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鷄山傍有大山竦上有石鷄

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鷄一旦忽摧

華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書華蟲驚雉也注楊炯冕服

議華蟲者雉身被五彩象聖人體兼文明也唐舊

丹鳥鄒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

師而鳥名丹鳥氏司閉者也五雉為五工正昭十

飛昌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

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

先王之道辮髮重譯至者六國尚書大傳云高宗祭成

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

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

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論衡

雉尾扇商高宗有雉雉之徽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

白雉周成王時越堂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

祀不相踰晏食袍服有節則至送神白雉有種南越尤

多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成王以為瑞者貴其所有

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謂此為奇也抱朴

葭食白雉渤海王高歡以穀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

連理木焚白雉而食之曲一國

啣環魯昭公時白雉啣環入感精雉之為言弟也喻昭

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注

奉雉叔孫豹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獻以雉為食而

宿焉及歸所宿庚宗之婦人問其姓曰予子長矣能奉

雉而從我矣乃召見之號之曰牛昭謁由捧雉孕本質

絲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晉書王

集庭兆祥有鳥飛從南方來所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

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

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

曰搖來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諫射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諫

曰此何物何足甚就答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

以好也語林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

春秋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捨書

焚雉頭裘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詔於殿前燒之

唐起

蛇化司馬軌之善射雉太元中將婦下騎此媒屢雉野

敵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

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咸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

之所作耳即披庫中果得蛇蛇

繡衣丈夫後魏裴安祖曾行值大熟舍於樹下有鷺鳥

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

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見一丈夫衣冠

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

感君前者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之史

射雉無得褚炫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時猜

天中記

卷五十八

五十二

蕭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自半逐空行可笑座者莫吝炫
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暈之禽驕心未警
但得神駕游豫群情便為載惟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齊書

帝置射場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
中帷帳及步障皆給以紅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瑋瑁帖箭
牙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騎隊主俞靈韻齊馬而
走左右爭逐之南齊書

媒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悵之
女也姿容國色悅而私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投婢於
火唱言主死黃門即張準有雉媒正德見而奪之隼於

重雲殿法會所罵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畧
奪太子綱恐梁王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準罵乃止

正德既以雉媒還之三國典畧

聰經生人道陳宣帝時釋僧安住王室山講涅槃有雉
雉伏聽三卷未了遂絕不至安曰雉生人道矣安至越
州人家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父母異之引安設
食其父言見此女生時髮如雉毛因以為名安大笑為

述本緣釋氏通釋

雌雉雉則天初誕之夕雌雉雉

登澤玄宗賜安祿山品目有遼澤野鷄西陽

二雉雉寢高駢進東面都統中和二年五月雉雉于揚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州解舍會二雉雉寢占者曰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
惡之其月盡出兵于東塘結壘而處如赴難之勢凡百
日復還廣陵蓋穰雉雉之異也唐

翟雉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

餓死博物志

候陰晴商人置雉尾于舟中之止以候陰晴天當晴則

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中和集

畜樊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莊子

擅澤鷄有專栖之雉雉有擅澤之鷄蟻有兼弱之智蜂

有攻巢之計相役御亦猶是耳抱朴子

初蓋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重翟羽

後廣車服注

有鷦已看能類鷺猶訝雉為鷦詩

鷦

星光星散瑤光星散為鷦運斗樞

天女鷦一名天女又名名鷦鳥古今入山見白鷦其君

宜得貴女注云今俗名鷦為天女京房易占

鷦鷦鳥莫知於鷦鷦鷦鷦也莊子

塗巢鷦戊巳日不啣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博物志

乙齊魯之間謂鷦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

鷦戶北向速異要云五百歲鷦生胡生鬣西陽

玄鳥郊子云少嗥時玄鳥氏司分者也左傳玄鳥也燕

也齊魯謂之鳳取其鳴自呼韻

赤燕少昊氏之時赤鸞啣羽而飛集戶遺其丹書田棟

吞郊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識玄鳥隕

郊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史記

遺卵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

令鸞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

選祭而視之鸞遺二卵比飛遂不及二女作歌一終曰

鸞鸞往飛實始作為比音

培城北涼沮渠蒙遜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

象堂成讌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

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

比于匡辱于陳伐樹于宋聖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對

遜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

于夏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

閉日乘之使歸告魯侯侯不信俄而有群鸞數萬銜土

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鸞數萬銜土

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此所以稱聖也十六國春秋

巢幕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于成聞孫林甫擊鍾聲曰

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有不足而又何樂夫子

之在此也猶鸞之巢於幕上也危素郊之累殼甚玄

鸞之巢幕潘岳西征賦

處屋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來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孔叢照窟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鷺窟失火

遂焚吳地記

街土臨江閔王榮坐寢廟墻為宮上徵祭祭詣中尉府中尉致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鷺數萬啣土置塚上百姓憐之史記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塚有鷺數千啣土投其窟中漢書宋青州刺史都泰玄字義真好黃老

相傳秦姓仁恕德感禽獸初葬時有群鷺數千啣土於塚獨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蘇州塚

吐豆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舍

大豆紫黑色翔殿上此陛下求與天無極天下

幸甚漢書名臣奏

識燕語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燕忽謂伴曰燕

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高僧

金德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為

籠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

曠嘗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論白色叶于金德

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

王子千拾遺

食蟄燕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部鑿為主與千餘家避

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饑野無生草掘野鼠

蟄燕而食之

晉中興書

頭有豎毛慕容儁時燕來二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頭

頭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

也咸稱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

南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

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

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此之大悅載

元嘉元年七月有白燕巢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

月乃去衆燕翼隨恒有數千

起若注

巢林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人破南兗徐豫青異殺

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盤舞以為

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來巢於林木

共啣繡像宋劉義隆時天竺僧末那跋摩將詣揚州路

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其

年冬果有群燕共啣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物

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

廣弘明集

爭巢李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

令人掩覆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雨

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

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魏

兆祥侍中紀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既表素質宦途

亦通宣城記

燕女墳襄陽霸城王整之姉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

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中

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窠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

其徧栖乃以綫繫足為記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

綫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

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

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墓南史宋末娼家女姚王

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王京守志養舅姑常

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

脫化為蝦土人過夜于水次乘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

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鬻糝之為蘇號天蝦鮓又

有大赤蟻作窠于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

泊薑鹽釀焉云味極辛辣倦游錄

蟻醬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陶澤令淨鹵以為醬或

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嶺表錄異

蝴蝶

鳳車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為撻末色白皆

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

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柘橘園中古今注

化陵焉得鬱棲則為鳥為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
蝶胡蝶胥也莊至木生蟲羽化為蝶搜神記麥之為蚘
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為
有知而氣易也上

夢蝶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

化莊子

大如燕劉子卿居廬山有五綵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
燕夜間有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諧君子
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伸繾女曰今宵讓姊次夜始

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向數年

遂登庸

項率錄遊
參開覽

妬燕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雖已哺食
矣其雌者為猫所搏食雄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
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殞
兒童剖腹視之則有燕藜在嗉中蓋為繼偶者所害王

開語夷堅志張子韶事同

巢燕不歸宋錢惟演自克守罷遂築室于楊亦既五年
忽春深巢燕不歸已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不至不
二年一城丘墟矣嘉山雜識

臘九金宣撫使田琢字器之明晨丙辰從軍塞外合虜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二

里山野舍春末有雙燕為巢土人不識屢欲捕之田曲
為全護此燕畫出夜歸田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
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
此殆為留別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奇危誰謂
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陵知有為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
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
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臘丸係其足上明年四月田受
代歸又八年泰和甲子田為潞州觀察判官四月十二
日偶坐解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簷戶間一上硯
屏田諦視即前燕也臘丸尚在田謂同年龐鑄畫為圖
自作序求趙閱作賦詩中州集

自燕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
人舉燈照竭其雄鷺墮為猫所食雌徬徨悲鳴不已朝
夕守巢喃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
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去
秋來

鷺水底燕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鷺
於水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為男女各一
枝井中燕必來

游波游波鳥燕也雷効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言
江海乾投燕于其中水立漲物類相感志

處帷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生蟻虱燕雀處帷幄韓

鴿

上肩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通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後魏書

求鴿羽北齊李繪字敬文河間太守崔謚恃其弟暹勢

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云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

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

走遠事佞人

北史李暹傳

蒼鴿翼有蒼鴿狀如春花

越絕書

赤鴿楊素見赤鴿映棘高二尺

隋書

鴿兒并州石壁釋明度者貞觀末有鴿巢楹乳二雛度

每以餘粥就哺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學飛

已地俱殞度為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本鴿也今轉

生寺東某家矣度性訪求果孿生二子入視之呼曰鴿

兒一時迴顧應諾後俱成立焉

宋高僧傳

平安信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

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飛奴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

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

奴時人無不愛訝

開元遺事

投懷陳誨嗜鴿馴養于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

使去郡前一月群鴿先之富沙舊所無予遺矣又嘗早

衙有一鴿投誨懷袖中為鷹所擊故也誨感之不復食

天月詩
鳥南唐
合近事

宮中養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群飛于外太學士
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
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
養取雲邊鴈沙漠能傳二聖書古杭雜記
縱鴿張浚嘗按視曲端軍執搥以軍禮見闐無一人公
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
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
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
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息之齊東野語

雀

星散
星散瑤光星散為雀運斗

嘉賓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呂賓雀者老

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許高

雀一名嘉賓古今注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淫夫周蒙續古今注

化蛤趙簡子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惟人不

能衰夫國語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神

記

火化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日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

下化為白雀銜籙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其書言繆公

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尚書中候

探雀齊景公探雀驚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

天月詩

鳥南唐

合近事

人之德矣探雀鷺弱故反之是長幼也育禽獸而若此

况人乎子晏

黃口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

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家語

識雀音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喙喙噴噴白蓮水

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

人驗之果然邢昺云舊說治長解解禽語故係之縲綫

海益部者舊傳河內太守楊宣桂陽先賢傳成武丁事

雀邯鄲民以正月日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彩王大

也子順曰此處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

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

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虢公祈神神賜之上田是失國

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孔叢

探鷺而食趙武靈王自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

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難與何戰敗章趨主父主

父聞之何遂圖主父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

沙丘東魏為侯景檄梁文云徒探雀鷺無救府藏之虛

空請熊蟠詎延晷刻之命庾信慕江南賦云探雀鷺而

未飽待熊蟠而詎熟史記

未飽待熊蟠而詎熟史記

彈丸加頸莊辛謂楚王曰夫雀備以白糧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兵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持攝丸以加其頸晝棲乎茂樹夕調酸醎矣國爵命之祥圍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相殺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搜神記集陵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

啣環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鷓臬所搏逐樹下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視為蚊所噬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鷓臬所搏蒙君之仁愛見勅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今君子孫素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貞孝招也齊諧記駱賓王啓云陰山之雀敢懷養盡之心漢東之蛇期致投珠之報又曰白羽書生自銘

恩于食稻黃衣童子將賽德于食花集昔日黃雀報恩

而至蔡邕論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

雀所啣玉環至天寶中為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載傳

入幕王祥繼母朱氏思黃雀多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

幕得以供母鄉里以為孝感晉書

雀飛入手任城魏摩之初生有雀飛入手占者以為封

爵之祥異苑

長嘯雀來上虞縣奚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群雀來

幸夜哭蚊蚋悉死於側止

雀集鷄背丞相府有將雛鷄雀飛集其背上驅之復來

如此再三令璞卜之此晉王即林之漸也同林

止肩北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

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為字北齊書

解鳥語侯瑾字子瑜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畢雀同

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煨煌實錄

入懷高祖于太原時王球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唐書

食蚜蚋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

榆關界內蚜蚋食田稼蔓延八平州俄頃有群雀來

食此虫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上

知更雀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

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為耀卿呼為知更

雀又於廳前有一桐樹至曉則有群鳥翔集以此為出

天中記

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羨焉

開元遺事

銜錢右驍衛大將軍張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愁于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雀相鬪畢各啖一錢落于前錢後以所獲三錢常祕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石晉夷中無熙州有唐碑宋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為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邵氏聞見錄

雀者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盲是也編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殊性感應經

天庫前卷五十八

